

黑 螞 蟻

王 樓 珠 遠



還珠樓主著

小說擊
黑

螞

蟻

(7)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AS41 212 0035 89328



518625

還珠樓主著
黑 螞 蟻

目 錄

-
- 一 樹皮警報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問真情森林涉險……………一六
- 三 毒蟻圍攻……………三六
- 四 悲歡離合總結全書……………五四

技擊
小說
黑螞蟻
第七集

一 樹皮警報

鳳珠本打算三女同住翠螺洲上，男女蠻苗，分居兩地，住了數日，姒音已拜鳳珠爲母，親熱異常，這日在無意中，三女相互閒談，說起毒蟻利害，姒音忽要獨居水雲洲，專管當地蠻苗耕作，二女見他，甚是忠誠，遇事搶先，生得美秀，討人歡喜，年又最輕，十分憐愛，恐他孤單寂寞，那些蠻苗，又非他所喜，幾次問他身世，均未明言細答，常時背人，面有淚容，問其是否思想親人，偏又堅決不肯回去，似有難言之隱，恐其獨居無聊，心情悲苦，性又強毅，說到必做，知其和秋菊，與另兩女兵頗爲投機，童心未退，常同結伴出遊，祇得命三女兵，陪他同住洲上，日夕相共，隨同出入，就便率領衆蠻苗，耕作興建，不奉命令，不許離開，兩地相隔，才祇六七里，本意姒音平日，那樣依戀親熱，必要常時往來，那知遷居過去數日，共祇來看過一次，留了兩個時辰，便告辭回去，留他不住，走時，偏又依依不捨，也想不出是何用意，藍山從未來過，再與三次通信，因知二女安樂，房舍田畝，開建成功，各種糧蔬，均已發芽成長，地土肥

美，氣候更好，再興這面，也平安無事，奸黨先在山口崖下，咒罵威嚇，自從命人，向其回罵，告以妖巫師徒，已被殺光，對方先還不信，過不幾天，忽然停止叫罵，不再來人，可是老金牛嗣，也不再有人逃來，對於前遇瘋人之事，回信答說，那是洩網妖怪，已受重傷，雖被逃走，決難活命，因料那條路，與香水崖相通，路遠得多，故未前進，近日業命勇士，探明路徑，果然所料不差，請二女放心，等幫手教好，一切有了眉目，立時趕回，爲了妖巫死後，森林除却黑暗艱險，不易通行而外，已無凶殺之事發生，再與本想每隔三日，派人往來送信，二女因六十年限期未滿，以前林中，雖無敵仇埋伏，但是毒蛇猛獸，到處都是，第一次深入探險，在往快活樹途中，便連遇好幾次，如非人多胆勇，本領高強，防禦周密，至少也有三五人受害，路又太遠，香水崖那面祕徑，祇再興準備帶來的幾個心腹勇士知道，暫時又不願說出來，人少了不行，人多非但荒廢人力，並還難免遇到險難，和瘴毒之氣，二女回信力說，無事不要派人送信，相見不遠，來日方長，何必浪費人力，再興也就不再派人，到是二女，命人去看望了一次，聽說山中，比以前還治得好，人都安樂，祇再興還離開不得，也就聽之，光陰易過，這日一算，月圓將近，不到十天，便是十五，鬼頭苗六十年限期已至，衆人全都緊張起來，風珠早就命人，隨時探查，地底許多祕徑，已全探出，爲防萬一，有的地方，均已封閉堵

塞，無法通行，每日並有專人，分頭守望，隨時探報，一直無事發生，二女覺着殺人崖乃鬼頭苗必由之路，當地形勢奇險，雖似無法飛越，但是敵人，多年陰謀，決不罷休，如音也說，聽父母說，林中祕徑，祇通到殺人崖洞口爲止，對面森林，本極難走，中間還有幾處奇險，要越過好些沼澤浮沙，瘴厲之區，走出二三十里，方能到達通往惡鬼峽的另一祕徑，兩下並不相連，六十年前，也祇偶然有人經過，往殺人崖，採取一種毒草，每次採藥，均有定時，並非常來常往，自從神金失盜，前王被逐出境，經過六十年之久，當地藤蔓糾結，樹網越密，休說是人，蛇獸都難穿過，照理敵人來犯，雖無如此容易，可是妖巫師徒，怎會來此，大是疑問，斷定必有一條隱僻的道路，未尋出來，再聽妖巫師徒平日的口氣，恐連昏王那面，也未必能够盡知，事情難料，總須小心戒備等語，二女本極謹細，聞言越加警惕，無奈幾次用心查探，並還分頭輪流，親往查看，實在無什可疑形跡，後想前王一家，連同所帶的人，爲數不少，全都隱伏森林之中，這多年來，始終無人得知，近二三月，方始發現幾次形跡，除妖徒外，餘者似是藍山同黨，自到水雲洲，每日均派專人，輪流搜索，再與那面，派出的人更多，各分地界，滿林窮搜，無論多麼艱險之區，祇要勉強設法可以通行，俱都尋遍，終無形跡，連問如音，均說，從小生長森林之中，當地有山有水，地方不大，出產頗多，足夠安居食用，因父母

家人，再三警告，不許遠離當地，四面高崖，環繞崖上滿是森林，上下十分艱難，到了崖上，還要費上好些事，才能走往快活樹一帶，平日輕易無人往上走動，三年前同了幾個兄弟姊妹，因東崖山桃紅熟，前往採折，大人因那桃林之中，有一溪流，四面都大樹，桃林生在臨崖一角，祇四五畝方圓一片，如非溪流隔斷，早被那些大樹擠倒，溪那面巨木甚多，從來無人走過，又有毒蛇猛獸潛伏，每年桃熟，均往採取，知道不會走遠，並未禁止，到了崖上，自己和兩個姊妹，正吃桃子，忽然昏迷過去，醒來妖巫便在面前，強迫爲徒，因是年幼，從未遠出，地理不知，無法回去。以前父母家人，又曾屢次哭訴，期前不將神金尋全，祇少一根，六十年限期一滿，仇敵便來殘殺，一個不留，所居又是死地，無可逃生，本來就命各家子女，到了限期將滿的頭一年，自覓生路，回去也是等死，難得好娘娘和二娘，待我這樣好法，雖極思念父母家人，自知回去必死，父母見了，還要憤怒傷心因此暫時不敢回去，鳳珠幾次想取神金與看，均因如音口氣，所失神金，還差四根，缺一不可，藏金的人，如被這兩族中人知道，必要想盡方法，明搶暗奪，追問來歷下落，以命相拚，不得不止，下手尤爲慘酷，因是祖傳至寶，便如音本人，得知神金下落，不問事情多麼凶險，也必設法覓路回去送信，祇要神金，能夠得回，便尋不到自己族人，去向仇敵送信，把命送掉，均所心願等語，鳳珠不敢冒失，又

和姬棠商量，均覺這類鬼頭苗，迷信太深，風俗古怪，生有特性，二女對姒音祇管憐愛關切，愛如親生，便姒音對於二女，也當親娘一樣看待，因二女愛他美秀，面網雖然見時，必要揚起，但他前額網兜裏面，高出一塊，形似三寸來長一隻獨角，頂在頭上，從不肯當人現露，一經索看，探詢何物，便驚惶爲難，急得要哭，說此是他族中的規矩，不能與人觀看，便妖巫師徒，那樣凶暴，也未看過，力請二女原諒，每日梳洗，必將房門緊閉，事前，并將那東西取下，層層包過，方始梳洗，有一女兵，年輕淘氣，偶往張望，被他警覺，事後埋怨了好幾次，說他不與人看，實有難言之隱，幸而事前防備，將他包好藏起，不會看見，否則，將來彼此不利等語，可見此女，無論如何親熱，終有他族中特具的成見，牢不可破，又知鬼頭苗，爲了全族利害，往往捨去自己生命，任何凶險勞苦，均非所計，事關重大，神金還差兩根，不知當初遺失何處，無法取得，萬一因此追根，惹出事來，鬼頭苗立成不解之仇，豈不冤枉，祇得隱而不露，想等再興回來，或是尋見藍山，探明實情，仔細商計，再作計較，先還想用這兩根神金講和，不料這兩族鬼頭苗，一個也未尋到，姒音被妖巫擒來時，年紀太小，好些事都不知道，問其是否前王子女，答話也頗支吾，大意是說，前王子女孫兒甚多，是他祖母，別的均不肯明言，因其人雖極好，心情難測，也就不再追問，因有種種原因，日子越近，戒備越嚴，可是

一連多少天，始終不見一點可疑之跡。這日黃昏，忽聽守望人報，在森林中，遇到一個瘋人，形態醜惡，十分凶猛，因偷食物，被人發現，衆人隨後追去，上次所見猩猩，突然攔住去路，厲聲吼叫，不令追趕，祇一動手，便將兵器奪去，甩向一旁，也不傷人，瘋人并未逃遠，祇在前面，厲聲怪嘯，拿了所奪食物，連吃帶跳，後被猩猩，強行拖走，衆人均奉二女之命，遇見藍山猩猩，不許爲敵，再說，也打他不過，內中一人，知道二女，想見藍山，向其呼喊，猩猩正回身揮手，歡嘯相應，好似會意，瘋人也要撲來，被猩猩回身攔住，林中黑暗，看不甚真，祇見那瘋人，周身污穢，頭蓬如鬼，看不清他面目，猩猩好似和他極好，恐爲衆人所傷，用強拖走，猩猩矮人高，瘋人看去力氣頗大，一路手舞足扎，和猩猩扭結一起，往密林深處隱去，二女細問形相，均說不似王翼，也決不是藍山，祇是亂吼怪笑，并未說話，不知怎會和猩猩一起，二女想起再興來信，地道中所遇，乃是妖徒，業已重傷將死，怎會出現，又和猩猩一起，心雖奇怪，因衆均說不似王翼，也未十分在意，由此接連兩三日，出探和守望的人，均常遇見這一人一獸，都是搶了東西就逃。有時不等動手，被猩猩怒吼拉回，可是一搶到手，猩猩定必搶前攔阻，不令衆人傷他，第三日，二女得信，正要往探，因覺蚩音，已有數日，不會相見，意欲拉他同往一遊，剛命人喊來，說起前事，還未起身，忽聽女兵來報，翠螺洲

後，爲了移植樹木，將山石掘穿一洞，忽由裏面，湧出一股灰綠色的泉水，具有奇臭，不知是否有毒，姒音聞言，首先馳去，二女趕到，見那湧泉，祇有人臂粗細，高約三尺，由山脚石縫中流出，左近恰有一片凹地，湧泉正注其內，業已積了兩三寸深，浮光蕩漾，臭味與石油相似，姒音在旁，喜跳道，好娘娘常說，我們這裏，樣樣都好，就是油燈太少，豬羊牛油，要用來燒菜，也不甚多，一點燈便不够用，水雲洲本有油泉和乾濕油塊，來時地火爆發，全都燒光，一無存留，我每日守在洲上，便因前聽人說，殺人崖沙原之中，這類地火石油最多，這東西深藏地底，不知幾千萬年，照例當地，如有火眼，左近不遠，必有油泉，上次火勢不大，比我小時所聞，相差太遠，心想，那日火勢奇怪，一陣接一陣，越往後越小，跟着，一場大雨，將他打滅，後往洲上，乘噴泉停止之時，入水查看，下面地層，業已崩塌，共有兩穴，一是泉眼，一個偏在旁邊，被大量黑沙填沒，噴泉按時上湧，堵塞越緊，便料那日，地火不會燒完，吃地底噴泉一逼，上面大雨猛降，將火打悶回去，不能通氣，就此消滅，照此形勢，這裏地底，必藏有許多油泉，并與火口相通，用來點燈燒飯，真太好了，不過，這東西見火就燃，還無法救，難得有此天然石槽，泉眼又小，水力不大，可將石槽底下和四邊的浮土掘去，用以盛油，再用獸皮，做成皮囊，准備存放，泉眼能够堵塞，隨意取用更是妙極，二女聞言大

喜，立時下令，依言行事，人多手快，等到做成，那石凹形如天然石槽，竟有五六尺深，兩畝方圓，又偏在島後隱僻之處，石多土少，左側三五步，便是下面湖蕩，離房舍田畝都遠，祇有一片草花，已命人剷去，別無樹木，不會發生火災，爲防萬一，再命人做好一圈竹柵，將其圍住，尋常不許走近，等媼音把特製的燈做好，開出火眼，再作計較一切停當，日色業已偏西，媼音又堅請回去，問他何事，又不肯說，祇得中止前行，次日要去，又接再與來書，也發現瘋人之事，說是藍山之友，內中還有機密之事，二女如已發現，可告衆人，不許傷害，也不可前去，以防危險，一切均等日內，見面再說，二女祇得罷了，瘋人從此也未再現，就此丟開，眼看日子，越來越近，再有三天，便是十五，二女心想，殺人崖對面森林，樹網嚴密，神金乃鬼頭苗祖傳之寶，又當六十年限期將滿，據媼音說，奸王那麼凶暴，必早想好凶謀毒計，就是神金，無法尋回，也必借此爲題，將藏伏森林的前王，全數除去，以便子孫世襲，永保王位，此是人間最不平之事，鬼頭苗那樣人多勢盛，祇借神金爲名，什麼事都做得出，一旦傾巢來犯決不容人在此安居，何況奸王，早與妖巫勾結，把金牛嗣，當成仇敵，你看眼前，沒有動靜，其實，人家早已劍拔弩張，引滿待發，決非易與，祇奇怪妖巫師徒，在此隱伏多年，平日與鬼頭苗，必通消息，就是對方，不能越界而過，也必常令妖徒，暗中來往，妖巫師

徒，全軍覆沒，業已月餘，不知是否得到信息，那日擒殺妖徒，本想留一活口，拷問虛實，王翼恰在此時，勾結暗算，三方混戰，全數殺死，祇有一妖徒，負傷逃走，不知死活，藍山一去不歸，再興來信，雖說有一妖徒，身負重傷逃走，料其必死，也不知是否逃走的一個，用盡心思，四處搜索，祇翠螺洲，三面危峯峭壁包圍，兩面山雖較低，但是下面，隔着一條絕壑，休說是人，便是猿鳥，也難飛渡，媧音也說，來此三年，平日留心，妖巫師徒，從無一人，往來當地，共祇發現黑蟻，去過一次，連提都不會提起，自己也曾查看，決不會有路徑而外，餘者，衆人差不多看完，毫無可疑之跡，連前王隱伏之處，都未尋到，森林黑暗危險，地更寬大，好些地方，不是人力可以走過，雖斷定妖巫，必有往來之路，無奈尋他不見，想起還有三四日，期限便滿，心正愁慮，忽然聞報，說在森林邊界，發現敵踪，趕去一看，原來水雲洲西南方，森林邊界，坡陀起伏，藏有許多大小洞穴，內裏十九相通，媧音早說，妖徒常往那些小洞穴中出入，有時并還養有蟲鱗類，并向二女力言，那一帶洞穴，最是可疑，妖巫如其另有祕徑，必在當地，二女平日早已留心，那些女兵，又都年輕好勝，貪功心切，遇到空閒，便往裏面探索，後來看出內裏洞徑，縱橫曲折，歧路百出，大小寬仄不等，有的地方，身稍粗壯的人，蛇行都難通過，一個不巧，還要迷路在內，如非事前準備，去的人均帶燈筒長索，互相

呼應，差一點又走不出來，連費了十多天的心力，好容易把所有洞穴，全都探明，看出洞徑雖多，祇是林邊方圓兩里一片，內裏縱橫交錯，上下通連而外，別無出路，本意無人再往探索，當日秋菊因聽媼音說，曾有兩次，偷看妖徒，推說尋蛇，去往洞中，一個去了五日才回，一個竟去了半個多月，明見他由洞中鑽進，一去多日，回時却說由森林祕徑，去往山外，代師父向人索討衣物，并還帶有兩大包東西，包得又細又長，外面厚布，已好些磨碎，因回時天已深夜，不會看他是由原洞走出，雖然不敢斷定，這些洞穴中，有無別的祕徑，但那形跡，萬分可疑，因妖巫凶狡陰狠，媼音一向謹細，假裝不知，并未敢問，見那兩衣包，網得太長，無意中說了兩句，妖徒當時未理，後來再看，妖徒每往洞中，除非當時走出，祇要去得日久，妖巫必要借題，將媼音遣往洲後，等到回來，必有妖徒走出，一去便是多日，妖巫本人，也常忽然不見，留守妖徒是他心腹花狼苗，雖因妖巫法嚴，不敢調戲，神情却極鬼祟，目光不正，時露邪念，心更多疑，連橋都不許過，妖巫師徒，除非真去森林，獵取野獸和金牛鬪蠻苗，生吃人肉，祇是忽然不見，連去多日，必有許多東西帶回，到前兩三日，妖徒也必看守自己，并傳師命，令在洲後種藥，代餵那些毒蟲，似這樣不消三日，妖巫師徒必回，從無一次見他是由林中走出，總是突然走到，等到怪叫喊人，方始得知，因此料定森林邊界，妖徒常去的洞穴

之中，藏有祕徑等語，秋菊最是胆勇，武功最高，和奴音也最交厚親密，見他自來測上，不是到處發掘，便乘噴泉退落時，去往穴底查探，好似尋什麼緊東西神氣，幾次探詢，是何用意，總說此舉，暫時無關重要，到時自知，別的却不肯說，前面那一段話，本早說過，因衆女兵，窮搜無功，奴音又未去過，拿不准是否藏有祕徑，白吃了許多苦頭，業已無人再去，如音偏一口咬定，說是衆人必還有未找到的地方，因和秋菊情厚，勸他仔細搜索，早晚必能尋到，秋菊看出主人，連日愁慮，已爲所動，同時想起，中有一次，曾在洞中迷路，出時一腳踏空，脚底好似有一深穴，拿燈一照，是一斜的洞穴，深祇六七尺，人雖可以上下，但是內裏，怪石錯落，因已見底，用手中長矛試了一試，四面皆石，并無通路，這類石穴，洞中甚多，不曾下去查探，加以迷路時久，人甚勞乏，容易被同伴尋來，聞得信號，尋到出口，匆匆走出，不曾縱下細看，以後雖和人去過兩次，均未留意，因聽奴音那等說法，心想，妖巫師徒，形踪詭祕，這條往來祕徑，定必暫時封閉，故此查遍全洞，不曾看出，前見穴旁，怪石甚多，莫要入口，隱在那裏，再用石塊堵塞，故此看不出來，當時心動，因洞中黑暗曲折，艱險難行，去過的人，誰都厭恨，也未約什同伴，帶了兵器燈筒，獨自趕去，本意去往前見石穴探查，不料行經另一洞口，忽然發現地上，落有幾片藤葉細枝，業已走過，猛想起當地沒有這類

藤蔓，回憶初來之時，沿途也未見到，祇殺人崖前，見過一次，怎會落在此地，心中一動，便把脚步放輕，偷偷掩回原處，側耳往洞中，仔細一聽，裏面似有石塊响動，空洞傳音，相隔頗遠，恰巧對面路上，有幾個女兵，耕作回來，說笑走過，忙打手式，將其招來，悄悄一說，爲了六十年限期將滿，二女傳令，所有人等，隨時戒備，雖在耕作之時，兵刃暗器，都帶身邊，以便一有事變，立可應敵，女兵又極機警胆勇，一聲招呼，一個便將左近男女蠻苗喊來，照着平日所知洞中地理，分頭堵截，往裏搜索，秋菊同了幾個女兵，當先掩進，當地洞穴甚多，連大帶小，現在外面，可以通行的，共有四十餘處，衆人以前，業已走熟，因知內裏，均相通連，分好幾面掩進，入內不遠，燈光照處，又發現一片藤葉，和一根生肉骨頭，啃咬之痕猶新，上面還有殘肉，越料人在洞中，剛過不久，走到盡頭，忽想起前見石穴，就在側面，忙同趕去，到後一看，穴底靠裏一面，怪石果可移動，但極重大，同時發現石旁，還有兩枝竹箭，和一柄業已生鏽的斷苗刀，怪石也有移動痕跡，左近搜索的人聞聲也趕了來，初意斷定那是祕徑入口，這樣重大的石塊，不是尋常一人之力，所能推動，仗着穴底寬大，正用燈筒照着，合力向外猛扳，金花得信趕來，問知前事，正在細心查看，見那怪石，重逾千斤，衆人用力猛扳，四外浮土，紛如落雨，忽然醒悟，急呼諸位姊妹，快些停手，我們上了敵人的當

了，這塊石頭，休說人少，不能推動，四面泥土碎石，均是原有，方才地上并無散落，敵人如由此退走，如何還原，斷無此理，分明奸細狡猾，知道我們警覺，他那逃處，必有門戶關閉，恐我看破，設此疑兵之計，還不分頭搜索，被他逃遠，祕徑入口，業已復原，這大一片洞穴，急切間，如何尋他得到，衆人聞言，方覺有理，怪石已被扳開，肉裏石土相間，并無出路，衆人白忙了一陣，越發憤怒，見那竹箭，形製奇特，甚是尖利，似剛削好，上有好些倒鉤，與常見不同，長達三尺，不知何用，祇得改往別處搜索，這時得信人多，紛紛趕來，二女也由翠螺洲趕到，先後數十人，滿洞窮搜，去過之處，都留下記號，往來交織，奸細來去之路，始終不曾尋到，除前見肉骨竹箭外，又尋到幾塊肉骨，和兩片黑色破布，衆人看出，與妖徒所着黑衣一樣質色，算計奸細，藏在洞中，不止一日，往來也非一次，可是忙了一日夜，始終未尋出奸細的途徑，雖有幾處，形勢可疑，一經搜掘，俱都不是，土女恐衆勞苦，祇得傳令休息，正在命人，埋伏守望，防他再來，山月已高，歸途忽接信號，好似來路祕徑，有了警兆，正要命人趕去，信號忽變，業已無事，跟着，便有把守穴口的健苗，拿了一片樹皮跑來，上面劃有不少字跡，和象形文字，說是防守祕徑的人，因聽方才這面信號，有了奸細，正在小心戒備，忽見一條黑影，由穴底竄上，衆人本來埋伏在旁，初見不知細底，忙發信號，一

圍圍攻，剛包圍上去，燈筒照處，來者竟是猩猩人，手中拿着這片樹皮，手舞足跳，叫了幾聲，丟下就走，娼音在旁，一看便說，此是他本族文字，乃藍山命猩猩人送來，大意是說，前追妖徒，沒有追上，本來想和猩猩人，搜索下去，忽有妻妹尋來，說家有要事，必須速回，心想，妖徒身受重傷，祇得一人，早晚必能擒到，恩人此去，必將妖巫師徒殺死，鬼頭苗暫時又不會來，不足爲慮，匆匆回了猩猩人趕回，那知一到，夫妻二人，均被當地主人擒住，後經多人求情，方允將所應之事，在本月月圓以前，辦好，或是有了眉目，方能轉禍爲福，因此多日未來，因那猩猩人，靈慧無比，能通人言，當初原因猩猩人，爲毒蟒所傷，倒地慘號，痛苦不堪，眼看要死，自己因想追隨王時二恩人，中途把路走錯，到後才知，當地乃是森林中部，尋常藥客土人採荒之地，想要退回，業已迷路，在林中狂竄了好幾天，全仗山糧充飢，因懼毒蛇猛獸侵害，睡眠極少，人已困頓不堪，這日，正被猛獸追逐，拚命逃竄，不料猩猩人，兩聲怒吼，後面猛獸，全被嚇退，先不知猩猩人，那麼威猛，因感激他救命之恩，又想林中無伴，看出猩猩人，中毒甚重，號叫求助，恰巧身邊，帶有鳳珠前給專解傷毒的靈藥，不會用完，心想試他一試，三日之內，居然將他治好，由此人獸便在一起，連語聲均可聽出幾分，仗他之力，由森林中，輾轉尋到小金牛峒，本想面見王時二人，偏巧未到以前，發生一事，雖然因此娶得美妻，并還得

知猩猩人，原是當地主人所養，因其天性猛烈，受了屈打，怒吼逃出，才與自己相遇，爲了好些礙難，恐連累恩人，不敢面見，常往探望，日前聽說，恩人移居水雲洲，還建了大片田地房舍，甚是高興，藍山雖未受刑，出入均有專人監視，不能隨意走動，又恐主人心疑，以致連累，現正守候一件信息，想得到回音，再來相見，忽聽妻子說，妖徒又在森林之中出現，差一點沒有撞上，爲他所害，這廝一腿已跛，動作照樣輕快，身邊苗刀鏢弩，無一不是奇毒，并有極利害的吹針，中人必死，本想命猩猩人殺他，因主人再三禁止，說現正命人，與對頭講和之時，妖徒恐係昏王派來，不許冒失，但恐衆人受害，既在林中出現，必有凶謀，地底祕徑甚多，藍山來此數年，日常帶了猩猩人，到處查探，最近方始尋到，前遇地道，恐還有別的祕徑，不曾發現，妖巫與惡鬼峽往來之路，更是隱僻，無人得知，便主人在此六十來年，也祇最近有人逃來，才知昏王虛實，所行乃是昔年逃走舊路，受盡千辛萬苦，九死一生，同行二十餘人，祇有八個走到，餘者均在途中慘死送命，爲了限期將滿，雙方一個說不好，主人全家大小，和昔年同逃的人，固是凶多吉少，恩人這面，也極危險，鬼頭苗人數有好幾千，個個勇猛非常，萬一寡不敵衆，便受其害，時二爺已另送信通知，因料妖徒，必來窺探，如其遇見，千萬生擒，設法拷問來意，好作防備，此信乃妻代寫，交猩猩人送來，前說白衣少女，如未殺死，再好

沒有，可用樹皮，畫三個圓圈，放在洞口，以作回信，猩猩自會來取，事已緊急，千萬大意不得，衆人見奴音，邊看邊說，人已大驚失色，便問此是意中之事爲何如此驚慌。

二 問真情森林涉險

奴音當時竟答不上來停了一停方始答道藍山來信，乃我同族姊妹所寫，方才我還不會說完，看那意思，前王因我，鬼頭苗以前原叫兩姓苗向由兩族中人，照着祖規，輪流爲王，但是，每次推選，能做王的，仍祇限於兩族中的王室嫡系近支，稍爲疏遠一點的，祇能做些小事，明是衆人推選，實則，能入選的人極少，所選的王，好了還罷，一個不好，限於成例，兩族互不相讓，到了年限，不管前王多好，均須讓位，新王就是才能不夠，爲了本族尊榮，仍要以全力相爭，決不退讓他人，而那遠支族人，不論多大智能，除非近支人太幼小，極少機會，能够充任，任期也祇五年，有時無人，昏庸之主，也常被選充任，雖因祖規嚴厲，無什大奸大惡，而這所任十年期中，兩族人民，仍要受上好些苦痛，尤其互相憎惡，年代越久，嫌隙日生，終於兩姓對立，無形中成了敵人，這才發生昔年陰謀奪位之事，再由兩族嫡系，輪流爲王，非但不平，害處太大，還有那六十四根祖傳神金，原是昔年兩族祖宗率衆入山之時，恐人心不固，假借神命，意欲永

由兩姓嫡系子孫，輪流爲王，用以鎮壓衆人之物，其實他那卦象，均有一定字句方法，祇要事先和管理卜筮的讖師說好，無論如何解釋，卦意都講得通，可是這類機密之事，祇有嫡系子孫，已快當選的新王，才經本身祖父母，暗中告知，此是傳家寶訓之一，神秘非常，外人決不知道，爲了多年相傳，深入人心，那六十四根神金，又是各種珠寶，和金精百煉而成，永有寶光，與常金不同，讖師也是世襲，討好新王，再常時假造一些奇跡，不由衆人不信，那怕當王的多不好，祇不似近六十年兩個奸王，那樣凶惡殘忍，多大的事，請出神金一卜，衆人便甘心忍受，決無話說，至多付之命運，不再反抗，卦象如有指點，明知送死，也必搶出，對頭方面，明知是假，爲了此是將來管理衆人的法寶，自家將來，也要當選爲王，一樣是要用他，非但不肯說破，便是於他有什不利，也祇好忍耐過去，等到自己當選爲王，再來撈本，決不肯說個不字，并且歷代相傳，人民迷信太深，當初祖宗又做得極巧，表面上，讖師好像專代人民做主，成了王的怨家，實則，永遠暗中勾結，狼狽爲奸，人民全都死而不悟，說也無用，昔年被逼出走，一半爲了奸王，想要把持王位，一半便爲歷代昏王，仗以爲惡，雖有哭訴私諫，兩種成規，但是舉發既難，當王的做了惡事，均有防備，事先得信，早已設法消滅，神金卦象，便是他把持王位的至寶，祖宗立法，原極公平，祇爲一時私心，專顧嫡系子孫，留此大害，

前王從小聰明，深知民意，一接王位，便想借一機會，將警師廢去，向衆宣誓，神金乃是騙人之法，不料機密洩露，非但對方一族，便是自己近支親族，也羣起而攻，恰巧來了外賊，以致奸王與之勾結，將神金偷去，前王得信，知道新接王位，祇管深得人心，時機未至，警師是仇敵奸黨，此時道破，全家均有性命之憂，祇得命人追趕，那十幾個凶人雖被殺死，神金却未全數尋回，終於被逼逃亡，六十年來，受盡苦難，越想越恨，決計祇一回去，第一便將舊制改過，無論何族男女，祇要能得人心，經衆推選，均可爲王，并將神金和警師的多年隱祕，當衆說出，可是第一步不將這六十四根神金，全數尋回，決無回去之望，當初仇人，還沒想到子孫世襲之計，祇想將前王全家害死，暗令警師，假釋卦象，以爲六十年期限甚長，森林黑暗，危機密佈，前王決難生存，照卦象說，不滿六十年，誰都不能越過界限，前王久居森林，自無生理，也未必能活這長，本意斷他歸路，神金被惡人偷走遺失，當時不能尋回，自無希望，就能尋到，也無法回去，不料弄巧成拙，反到管住自己，不滿限期，不能越過殺人崖界限，現在奸王雖有野心毒計，無奈神祖之命，照例不能違背，卦象一出，便成定案，仗着接位時，年才十五，祇得忍耐下去，前王近得逃亡的族人來報，知道奸王，此二十多年來，日常陰謀計算，練好精兵，祇等限期一到，便借尋找神金爲名，將逃亡在外的奴族中人，斬草除

根，全數殺死，此時神金如全尋回，無論來勢，多麼凶險，祇消當衆取出，一聲招呼，來的人十九心中怨恨，一見神金尋回，前言已驗，至少也有一多半，倒戈向敵，決不怕他，無奈苦尋多年，我走時還差四根，至今渺無踪跡；眼看六十年限期將滿，奸王不久殺來，前王實在無法，方始想出拚命之計，選了幾個勇士，表面去向奸王求和，假說神金，業已尋全，但他自己任期未滿，年老無能，所生子女，才能太差，又與兩族中人，分別多年，老的已死，年輕的面都未見，如何能夠爲王，別人不問，自己這一家嫡系，決不想接王位，不過思念故土太切，生活又苦，如能容他和逃亡的人，全數回去，不再加害，決不爭這王位，等到回到惡鬼峽，然後相機行事，突然發難，說六十年限期已滿，神金并未自動飛回，一面把苦尋神金經過，當衆聲言，此是人力，并無一根，自己飛回。我如爲了冒犯神靈，應有天降災禍，不妨定時試驗，我全家子女并非不敬祖宗，但知神金是假，兩族嫡系，輪流推選，表面公平，實則無異分贓，我雖歸來，并不願意爲王，祇要廢掉瞽師，永除大害，以後專選賢能，不論親疏，使大家公平安樂，於願已足，如說神金卦象是真，六十年限期已滿，便我犯了神怒，奸王既得神佑，理應將他尋回，瞽師也應算出他的下落，祇要事前沒有受害，當衆說破，照着我們兩族中人的性情，十九可以轉危爲安，將奸王奸黨，一舉除去，事情本是萬分無法，凶險非常，如今

祇剩三日，對方尙無回信，想起仇敵，那樣凶殘，怎不害怕呢，二女再一探詢，才知藍妻，是他堂姊，知道姒音，不會被殺，特意通知，寫得十分詳細，藍山更是夫妻情厚，上來拍了胸脯，向前王和諸長老，自告奮勇，將那四根神金，全數尋回，因料這東西，多半是在小金牛峒蠻苗手內，故此常往窺探，與蘭花初見時，并會探詢，因蘭花極口否認，說所有蠻苗，他都深知，休說藏有神金，聽都不會聽過，藍山方始絕望，每日均往林中搜索，始終未見，上月限期越近，無意之中，又在酒後，說了兩句錯話，那些隨同逃亡的人，以爲藍山，想娶苗女爲妻，有心欺騙，情急遷怒，向其追問，雙方口角，致被擒住，不是前王力阻，業已凶多吉少，如今每日都在林中窮搜，限期一滿，便要殺，處境危險已極，藍妻和他恩愛，想請姒音設法，請鳳珠月圓前一日，派了勇士，假裝鬼頭苗和妖徒，由藍妻暗中相助，將監視的人打倒，但是不要傷害，祇將藍山劫來藏起，姒子二族，如能暫時講和，非但前王回鄉有望，也許能將敵除去，由此雙方永遠和好，便是藍山也可無事，否則，奸王殺來，鳳珠等和小金牛峒蠻苗，一樣危險，上來凶苗，必先殺自己，希望鳳珠，不要坐視，雙方合力，與之一拚，如能以少勝多，除去奸王，更是萬幸等語，二女才知有許多話，姒音不曾全說出來，祇不知這些都是好話，何故先未明言，因那苗文，比上次所見難認，仔細推詳，與所說差不多，經姒音在旁一

說，均已明白，底下不似再有隱藏之言，也未追問，看完，想拉姒音，同回翠螺洲，仍是固執不肯，鳳珠近日，更愛姒音，并未在意，姒音雖然疑心，因知其心無他，必是爲了苗族禁忌，有的話不便告訴外人，又知事太凶險，以致言動失常，稍爲尋思，因強敵將臨，鳳珠有話商量，就此放開，回到洲上，二女召集男女蠻苗，仔細指點，授以機宜，并令轉告各路防守的人，一面留神搜索奸細，重加部署之後，自覺可戰可守，稍爲放心，次日一早，再興又有信來，說鬼頭苗，不久來犯，準備與鳳珠，兩面夾攻，明日便要帶人趕來埋伏，殺他一個落花流水，并請二女，將雙方信號，以及地理形勢，和埋伏應敵之處，分別交換，二女看完，一算雙方人力多少，形勢強弱，覺着敵人，至多來上兩千，也許還不到此數，自己這面，加上再興，也有六七百人，姒族還不在內，休說戒備嚴密，以逸待勞，必能成功，便是這些蠻苗勇士，也都經過訓練，會點武功，手下女兵，更是胆勇忠義，本領高強，本來以一敵十，都能勝任，如今一個對他兩三個，斷無敗理，越想越心定，預料一舉成功，一面傳知衆人，一面把金花喊來，告以藍山處境危極，可照姒音所說，帶上六個男女蠻苗，往森林裏面，去救藍山，事關重大，千萬不可露出形跡，更不可傷害一人，一面傳話那兩處防守的人，日期將近，如有強敵，大舉湧來，不可輕敵，急速歸報，我們自有應付之策，二女兵機警聰明，最得主人寵信，也

極忠心，領命自去不提，時再興自到小金牛峒，被孟龍留住，雖然思念二女，因受孟雄夫妻叔姪厚恩，當此強敵壓境，緊急關頭，蘭花又死，孟龍年老多病，難於統率，蠻苗多有宿怨，無人主持，稍有變故，立成瓦解，仔細盤算，祇得強忍相思，停留下來，意欲借此機會，實踐昔年心志，提高蠻苗智能，使其永遠公平安樂，勞逸相當，全都一樣，沒有主奴之分，更無不平之事，上來便作永久打算，一面選拔教導幫助管理全山的人才，一面把舊日遺留的醜惡風俗，和壓制蠻苗的法規，逐漸改善，并向孟龍等爲首蠻酋，苦口力勸，說上下團結，相親相愛，互相照顧，才能永久富強之理，再興聰明細心，遇事必先查明對方顧忌，不將話想好，有了完善方法，決不開口，因此從來沒有辦不通的事，不消多日，人心悅服，全峒上下，無不感化，又連接二女來信，知道水雲翠螺二洲，日有發展，二女和全洲人等，快樂非常，越發高興，這日見諸事，都有頭緒，將來相助管理的人，已選拔了好幾十個，遇事同商，各有專責，稍有錯誤，便自行舉發，當衆改正，決不隱瞞，人人都知爲公，沒有一點偏私，正覺前途無量，忽然想起蘭花死得冤枉，事後還逃走了十幾個健苗，一問來歷，都是極惡窮凶之徒，內中苟大竹，更是竹籠苗酋長之子，本是熟苗，但是從小凶狠，專喜率領徒黨，埋伏叢嶺密莽之中，殺人越貨，仗着力大英勇，常時欺凌同類，去往別峒蠻墟中擄掠，奸淫殘殺無所不爲，因殺了幾個金牛

桐蠻人，孟雄大怒，幾次帶人搜擒，均未擒到，反被暗中埋伏暗算，傷了多人，最後方始將他弟兄二人擒住，照着雙方仇怨，本應殺死，祇爲蠻人尙武，見他凶猛，連乃弟二竹，小小年紀，也是那麼慍悍，加以剛娶鳳珠，常勸丈夫，待人必須寬厚，以前殘暴性情，必須改掉，孟雄正在高興頭上，小金牛峒又來要人，便沒有殺，送往爲奴開荒，在苗奴中，最是勇猛能幹，也最凶暴，桀驁不遜，孟龍父女，喜他胆勇多力，雖然常時犯規，欺壓同類，任性妄爲，探起荒來，比誰都多，因此格外優容，蘭花接位，知是害羣之馬，意欲恩威并用，將其制服感化，乘其犯規，綁起要殺，再由衆人講情，改爲鞭打，另由王翼做好人放掉，彼時再興剛由外面有事回來，曾見大竹目露凶光，二竹也在旁邊，咬牙切齒，又聽姬棠說起以前大竹淫凶調戲之言，本就疑他不懷好意，因事已過，大竹不久娶妻，蘭花管理越嚴，業已改了常度，所居相隔又遠，除春秋佳日，定時盛會，難得見到，近年凶苗十九感化過來，日子比前好過得多，全都安居樂業，不似昔年，常有叛變，也就不以爲意，此時回憶前情，這些凶苗失踪，雖是王翼引誘，蘭花之死，恐怕還有隱情，再想，王翼雖因癡愛鳳珠，色令智昏，失了人性，他夫妻平日情愛頗濃，從未反目，無論如何，不應如此殘忍，今受激刺太深，人已瘋狂，來時地道相遇，看去已不像人，彼時他神智還未全昏，祇管苦勸不聽，當時尙有悔之

意，當着同行蠻苗，不便多說，祇將身帶糧包送他，勸了幾句，話未聽完，人忽逃走，日前借着探路，又往地道，尋他幾次，并這密令林中採荒守望的人，如其遇一瘋人，不可傷害擒捉，并將食物，盡量相贈，事後覺着不妥，又特命人，前往搜索，準備將他擒回，作爲因失愛妻，受激發瘋，一面想法醫治，以盡朋友之義，去的人，先未遇上，後來幾次遇見，因其動作如飛，形踪飄忽，搶了食物便走，追趕不上，并有獵人相助，也無法追逐，料定藍山，必知此事，暫時有人照顧，心雖稍放，但是蘭花死因，如不查明，將來就是將他尋回，也不好處，幾次查問，覺着另一蠻女，同臥房內，不比二女兵臥室，相隔太遠，多少有點見聞，所說的話，也有好些疑點，便將那女兵喊來，背人一問，蠻女先不肯說，後經再與力保，祇說實話，便是同謀，也必保他無事，蠻女感動愧恨，說出實話，才知那蠻女和么桃，情分最好，二人并是堂姊妹，當夜睡夢中，聽見爭吵，驚醒一看，主人已死，原來蘭花人極聰明機警，先聽鳳珠姬棠，幾次示意警告，對於丈夫，雖有疑心，因知王翼，稟賦太強，平日夫妻情濃，已成習慣，上次病勢反覆，至多祇顧高興，不知憐惜病人，未必有什惡意，心中并拿不定，及至二女走後，想起丈夫，自從分房之後，當面祇管說得好聽，轉眼人便不見，常借題目離開，來去匆忙，往往三四日不歸，比以前，形影不離情景，大不相同，同時，想起鳳珠性情，何等溫柔，

和誰都說得來，又最憐愛自己，對於丈夫，自應愛屋及烏，格外看重，何況又是他所救的人，以前雙方通信，友情祇比再興更厚，為何見面之後，這樣冷淡，彼此形跡，逐漸疏遠，越想越可疑，便向二女兵，設詞探詢雙方通信，和鳳珠未來以前，起居言動，二女兵到底年輕，不知蘭花，有心試探，專從小處着手，雖奉主人密囑，不肯吐露，但均痛恨王翼，同情蘭花，無形之中，露出破綻，蘭花心細，聽二女兵，說到丈夫，常露輕鄙厭惡之容，并勸自己，遇事想開一點，男子的心，未必可靠等語，問得稍緊，話便支吾，更明白了幾分，因鳳珠對丈夫，神情淡薄，至多以前發生情愛，并不相干，必還有隱情，對方才會這樣說法，心雖悲憤，并未露出，跟着，么桃回來，二女兵便不再說前事，問也用話岔開，便留了心，心中有事，平日睡得又多，因恐二女兵疲倦，假裝睡熟，呼喊不醒，人走之後，想起么桃以前，貼身服侍，甚是忠心，近來常不見面，老和丈夫，先後同出，祇有一個走開，第二個決看不見，前數日，見他兩乳高起，眉花眼笑，已非處女，當地男女相愛，原聽自願，便有情人，也無須乎隱瞞，當時祇料有了情人，念他服侍數年，人又忠心，正打算問明情人是誰，送他一分厚禮，以為少女春情發動，近來借故出去，便為尋找情人，心還好笑，未以為意，此時仔細尋思，和近來所聞所見，這一男一女，大是可疑，蘭花人最剛烈，情熱如火，因事情還未分明，先不發

作，正在牀上，盤算心事，忽聽門外，竹簾微响，有人輕經走動，靜心一聽，正是丈夫聲音，忙以全神，暗中偷看，表面裝不知道，隨見王翼，輕悄悄探頭入內，朝么桃那面，用手拉了一拉，么桃臥處，離門最近，跟着，人便爬起，拿了碗水，走到床前，喊了兩聲未應，便趕出去，蘭花見此情形，怒火攻心，悲憤已極，忘了病勢沉重，悄悄起身，掩往窗前一看，男女二人，抱在一起，王翼還拿着一束草花，手指房中，悄悄說話，剛剛放開，看那意思，是想由么桃掩進房內睡好，再往裏走進，恨到急處，忙往竹屏後一閃，么桃作賊心虛，又被竹屏擋住，沒有去往牀前窺探，匆匆臥倒，王翼也走將進來，一眼望見蘭花，立在地上，心方一驚，蘭花已氣得周身亂抖，拚性命縱身上前，迎面一把抓去，剛顛聲喝罵得你這狗三字，吧的一聲，人已仰跌在地，原來當夜大霧，王翼看出蘭花，產後失血，又不知保養，人已弱極，料其必死，色令智昏，祇想帶了凶蠻，隨後掩去，借着森林黑暗掩蔽，料定鳳珠胆勇，遇事搶先，祇要守伺在旁，乘其走單之時，將其迷倒，擒往無人之處，等到木已成舟，再行跪哭哀求，女子心軟，雙方以前，又有深情，如將被迫結婚經過說明，必能言歸於好，就是對方懷疑太深，固執不允，達到心願，死也甘心，萬一中途發現，也可借口森林黑暗凶險，太不放心，又知鳳珠對他厭恨，不敢明送，暗往保護，也有話說，主意打好，又由所結凶苗，尋到一種迷

人香草，比美人香，還要猛烈，業已要走，忽然想起么桃，已有私情，將來是個大害，事前又曾約好同去，不能丟他，打算乘着大霧，偷偷趕回，令其三日之後再去，本沒想到驚動蘭花，不料連日心神失常，鳳珠同了再興夫婦一走，越發妒憤，心慌意亂，舉動冒失，一心祇在鳳珠身上，好些事均未想到，先不願人知道，回時把防守的人，用香迷倒，倒後，想起蘭花么桃，同臥房內，難免警覺，一時舉棋不定，又忙着起身，本想由後房繞進，把蘭花迷倒，再叫么桃出去，悄悄揭簾一看，人都睡熟，又想迷香不用水潑頭面，要三個時辰之後才醒，方才將守望的人迷倒，業已失計，難得蘭花睡熟，不易驚醒，先打算悄悄把人喊出，說完就走，那知么桃，也極機警，早防王翼，不肯要他，打好主意，竟非同行不可，王翼業與相見，不便再用迷香，祇得給他聞上解藥，假裝親熱，好言相勸，并逼起誓，么桃始終不信，并用言語挾制，賭氣回房臥倒，王翼心情早亂，作賊情虛，老恐露出馬脚，打算明做，假推歸途發現奸細，樓下的人，已被迷倒，借搜敵爲名，率性帶了么桃同行，途中再用毒刀，殺以滅口，忙將迷香，放在門外，匆匆趕進，瞥見事情敗露，蘭花滿面悲憤之容，立在面前，心方一驚，人已撲到，一不留神，竟被抓了個滿臉花，當時抓裂三四條血口，負痛情急，左手一擋，右手一推，本無傷人之意，蘭花人已衰弱，那經得住猛力一推，又當悲憤情急之際，怒火攻心，當時暈

死過去，王翼怒火頭上，還在低聲喝罵，有話好說，你瘋了麼，么桃業由屏後趕出，知道事情敗露，凶多吉少，恐主母醒來不了，假裝扶抱，見人快要醒轉，手朝頸間，用力一叉，蘭花自然斷氣，王翼一看，不能救轉，正在情急，么桃低喝，禍已闖大，再不逃走，要等死不成，說完，隨手取出一枝弩箭，又釘向蘭花前胸，王翼不及攔阻，忙中無計，祇得照他所說，當先逃走，么桃也真凶狠，非但走得最後，并將蠻女喊醒，告以前事，說嗣主死在房中，本應殺你滅口，念在平日情份，不忍加害，你如照我所說，大家無事，我便自行洩露，也不與你相干，否則，便說三人同謀，你也在內，并告蠻女，說他愛極王翼，但是看穿此人，決不可信，將來也許爲他所殺，但我心甘情願，和他同在一起，多快活得一天，便是便宜，你不要管，要不照我所說行事，事敗你固無幸，便我不被捉回，稍有風聲，也必殺你全家，蠻女早被嚇倒，那裏敢強，么桃又說了幾句狠話，方始拿了王翼所失草花，從容追去，蠻女等他走後，悄悄掩往後窗一看，見霧影中，有男女二人，扭結掙扎，仔細一看，一個么桃，一個正是二竹，先是掙扎，後又和好，一同拉手逃去，樓下的人，一個未醒，祇二獅在旁走動，因有鐵練繫住，來者均是熟人，并未吼嘯，蠻女候到天明將近，方始喊人，被孟龍鞭打兩頓，始終不敢出口，再與問知蘭花，并非王翼所殺，想起同盟之義，越想救他，近日正在算計，將人尋回，如何處

置，忽然接報，說妖徒業已出現，鬼頭苗不久來攻，昨日又接猩猩人樹皮警告，想起明日，便是十五，前日老峒有人逃來，說奸黨發生內爭，又知妖巫師徒全死，鬼頭苗已無法勾結，暫時自顧不暇，決不致於再來侵犯，覺着強敵，祇得一面，可以專心應付，就心二女這面人少，決計搶先迎上，趕往應援，便將峒中之事，交與專人管理，一切準備停當，自帶幾百個勇士，往森林進發，行離快活樹，還有三四里，沿途佈置，搜索王翼踪跡，好些耽擱，這時已近黃昏，再興正想，當地離水雲洲不遠，如由殺人崖，祕徑通過，當日便可回轉，敵人要到明日半夜子時，才算滿期，怎麼也來得及，方想趕到殺人崖，查探好了形勢，看敵人是否業已發難，將對面森林，開出道路，祇留面前藤樹遮蔽，到時一湧殺來，探明虛實，逕由山洞地道，抽空趕往水雲洲，與二女見上一面，再趕回來，心中尋思，正走之間，忽見猩猩人，突然趕來，這次竟不避人，一直走到再興面前，拿了一片樹皮，上劃事機緊急，藍山危急萬分，明日便要殺死，已不是前日所說之處，請跟猩猩人，速往搶救，如到明日，人綁火堆之上，四面防衛嚴密，人數太多，救他更難，務望諸位恩人姊妹，救他一救，寫的文字，漢苗相雜，甚是潦草，再興看出那樹皮，乃藍妻寫與二女和姻音，猩猩人見衆走來，祇當鳳珠所命，救人心切，又知再興，是藍山恩人好友，便沒有往水雲洲去，再興知其靈慧，雙方連說帶比，略為詢問，分配

好了手下勇士便令領路，走了十餘里，方始尋到，相隔奴族前王所居，約有半里，停將下來，偷偷掩往一看，藍山果然綁在下面，旁邊還伏着一個少女，正在厲聲悲哭，猩人業已當先纏落，朝少女身前奔去，仔細一看形勢，原來下面，乃是密林當中，一圈長桶形盆地，天然生成，以前好像是一橢圓形的湖蕩，約有三四十畝方圓，年深日久，水早乾涸，祇中心低凹之處，還有一點泉流，水和珍珠一樣，由地底往上噴出，但量不大，深祇兩三尺，四面崖石壁立，高達十丈，下面共有三十多所樓房，甚是乾淨整齊，土地全被種滿，實無空隙，祇來路有一長仄斜坡，似新建成不久，寬約七八尺，貼着崖壁，蜿蜒而下，兩旁各種着一列矮松和草花之類，坡腳不遠，有一崩墜多年的崖石，約有四五丈方圓，偏向西方，石頂平坦，當中有一神壇，但無神像，祇在壇上，畫着八卦，藍山全身細綁在中心木樁之上，雙手平分，由另兩根斜鐵架吊着，身邊圍着許多木材樹枝，幾個手持兵器的男女苗人，看守在側，藍妻伏在壇旁，已哭得力竭聲嘶，神情萎頓，東面另有一片平台，坐着好些鬼頭苗，女多男少，年均不小，當中一個女苗，帶有面網，看不真切，腦後髮已雪白，少說也有七八十歲，手中捧着一個方形玉盤，當中插着大大小小數十根神金，與那日在蘭花房中所見相似正和衆人，用苗語爭論，也聽不清說些什麼，台下男女苗人甚多，猩人剛一到地，便被賊去，旁邊幾個老苗，同朝猩人，厲聲喝

罵，同時，台下便有十幾個健苗，有的手拿刀矛弓箭，有的拿着鐵練，和一根點燃的樹枝，油煙蓬蓬，飛撲上來，看神氣，是想擒那猩猩，藍妻見猩猩，被台上老苗賊走，忙掙扎着，由壇前石階馳下，哭喊朝前撲去，藍山雖然被綁，除向乃妻勸慰而外，好似死活未放在心上，見狀忽然情急，在壇上大聲疾呼，猩猩知我冤枉，想將神金尋回，又恐我受罪吃苦，以致來去匆匆，不時往來森林走動，此時便有人來救我，不到半夜，也辦不到等語，再與因那來路，險僻非常，雖有猩猩指點，還走了好些時，才得尋到，當地祇此數十畝方圓，可透天光，餘均黑暗如夜，初來不知地理，所帶的人，又都埋伏在殺人崖快活樹一帶，猩猩手式，也不令多帶人來，一行共祇十一人，下面苗人這多，如何下手，聞言，心方一動，猩猩忽然一聲長嘯，飛身而起，往側面崖壁上竄去，其行如飛，轉眼便到崖頂，下面羣苗，鏢矛弩箭，紛紛朝上亂打，雖有幾枝打中，均被猩猩，用手打落，并未受傷，一路厲聲吼嘯，穿林而去，一晃老遠，初意還恐羣苗追上，心方一驚，羣苗業已退往原處，紛紛跪伏台下；上面老苗，仍在爭論不已，藍妻也被另兩女苗，拉勸回來，夫妻二人，似知自己尋來，便借互相談論，哭訴掩飾，暗傳消息，再與本極謹細，見事太難，猩猩已走，不敢冒失，伏在崖上，靜心一聽，藍山夫妻大意說，中坐老女苗，便是奴族前王，本心不願殺死藍山，力言神金卦象是假，無奈所有老

少同族，有的信神太深，前王祇管極力分說，終是將信將疑，另有一些老苗，也知神金，騙人之物，但固流亡多年，受盡苦難，一心祇想老王復位，又因除老王外，祇有三個孫女，可做女王，一個野死數年，一個新近跌死，一個又嫁了藍山，照例，女王非嫁同族不可，於是無人接替，老王又說，一回故鄉，如能照他預計，除去奸王，便要當衆宣示這千年以來的機密，廢掉警師，以後選王，祇重賢能，不論親疏，這些隨年流亡的人，俱都不願，想起如無藍山，就是暫時不能回轉故鄉，有一未來的年輕王嗣，終有希望，這一嫁人，背了祖規，不能入選，何況當初結婚時，大家都不願意，因彼時藍妻還有一妹，又自願捨掉將來王位，藍山又說答應婚姻，便將神金交出，這才答應，不料婚後三日，細一查問，所言不符，卽此已犯衆惡，疑他有意欺騙挾制，不是前王護庇，已遭毒手，去年冬天，藍妻之妹，忽又失足墜崖而死，女王照例是要王室嫡系，并還年輕美貌，聰明才智，能得衆心，才可入選，餘下近支，雖還有人，不是年貌不合，便是武勇才能不够，便前王計策，能够成功，也是無用，受盡千辛萬苦，死裏逃生，成功之後，却將王位，讓與他人，前王雖然年老，但是接位之期未滿，又有卦象預言，復位自無話說，可是這六十年中，都是子族爲王，以後六十年，照例應由甥族選人接替，偏生三個王子，死了兩個，一個嫁了外族，前王口氣，又是那等說法，心意十分堅決，

越想越恨，於是把怨氣，全種在藍山身上，可是這時，天未黑透，下面人多，須等對方夜飯後，四房安息，人定之後，方可下手，先沒料到救兵來得這快，來者又是再興，好些苗文，均未認出，這些鬼頭苗性情剛烈，稍一疏忽，便成死仇，最好此時不要妄動，到夜再聽招呼等語，有許多話，雖未明言，意思却可聽出，中間藍山，并乘防守人，換班之際，欺那幾個不通漢語，假裝勸慰妻子，斷斷續續，說了好些，再興聽完，見藍山夫妻，似恐自己不曾聽清，把前言說了一遍又一遍，恐其露出破綻，其勢又不便現露身形，正想用什方法通知，偶一抬頭，遙望那數十根神金，供在對面石台之上，前王似因年老，不耐久坐，業已回到正面竹樓之內，台上男女老苗，手指藍山這面，紛紛議論，神情甚是激烈，語聲却比前小，連聲都聽不出，想起鳳珠此行，帶有兩條神金，不知能否配上，猛觸靈機，正待繞東面偷看，玉盤上神金數目，忽見神壇底下，有兩健苗，如飛往東面台上馳去，途中兩次回望崖上，伏處隱秘，祇自己一人在上，同來勇士，均在後面林中待機，決看不出，也未理會，剛借崖石掩避，往前繞去，猛覺左膀一緊，大驚回顧，正是猩猩人，手朝下面亂比亂指，意似速往救人，遲便無及，想起藍山夫妻，方才借話警告，不令妄動，正自舉棋不定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忽聽東面台上，幾聲怒吼，偏頭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藍山，因恐再興犯險，用漢語警告，不料對頭那面，有一老苗

之子，以前苦戀藍妻，求婚不成，仇恨甚深，這次不聽前王勸告，定要燒殺藍山，便他領頭力主，因見猩人，連日來去匆匆，神情鬼祟，時與藍妻交頭接耳，背人密語，日前又聽藍妻無心洩漏，妖巫師徒，已爲鳳珠等人所殺，並還密告前王，說敵人之敵，卽我之友，大可結納，以爲互相應援之計，前王是他祖母，業被說動，因衆力阻，說復位以前，與外人勾結，最犯祖規，因而中止，猩人原由羣苗從小養大，最是忠誠馴順，因感藍山救命之感，出入相隨，對頭疑他勾結，向水雲洲求救，便令兩個耳目靈巧心細的人，伏在壇下，暗中查聽，一面密令看守的人，故意閃開，藍山夫妻，祇恐再興涉險，把前言連說好幾遍，埋伏台下的人，業已疑心，再興走開時，樹後黑暗，無意之中，把衣服掛了一下，又被聽出响聲，再見猩人影子，由旁邊崖上馳過，越發醒悟，料知崖上有人，忙往稟告，爲首男女苗人，雖然年老，多有權力，爲想復國報仇，每日臥心嘗胆，苦練不休，鬼頭苗又有家傳熬練體力之法，一個個力健身輕，勇猛非常，無一好惹，加以限期將滿，命人往探，尙無回信，強敵當前，情急拚命，男女老少，均有準備，都是一個心思，猩人送信走時，藍山雖然被綁，形勢尙不嚴重，先料不會逃走，祇有兩人看守，下面的人，仍是各做各事，相隔不遠，祇要突出不意，上前搶救，人上一崖，便可將他夫妻救走，並非難事，偏巧猩人走後，前王因明日子夜滿期，回信未到，

便照預計，召集衆人，商計應敵之策，並代藍山分說，等猩猩引了再興趕來，下面人已佈滿，藍山夫妻，惟恐弄巧成拙，又用言語示意，想告知再興暫緩下手，終於露出破綻，台上羣苗，一聲怒吼，下面便有二十餘人，拿了火把，往對面壇上趕去，藍妻便驚呼哭喊起來，再興見事緊急，猩猩救主心切，已搶先怒吼，往下縱落，再興激於義憤，方才地勢，業已看好，想有下手方法，立將燈筒取出，朝林中一晃，發出信號，招呼衆人接應，一半去往側面，作爲疑兵，虛聲吶喊，自帶六人，冷不防飛馳下去，初意神壇，離地三四丈，偏在斜坡旁邊，離上頗近，下面雖然人多，但都隔遠，神壇左近，共祇二三十人，內中多半，正點火把，相繼趕來，還未全到，祇要冷不防，斬斷綁繩，由同行健苗，揩起藍山夫妻，自己和那幾個本領最高的，迎敵斷後，逃進森林深處，便可無事，下時，剛瞥見猩猩，縱到苗人叢中，雙手亂抓，將那些火把奪去，拋向水塘裏面，羣苗祇管怒吼吶喊，并無什人搶殺過來，自己帶人趕下，直如未見，心方奇怪，忽聽一聲異嘯，覺出脚底走處，不像土地，彷彿木板舖成，上蓋浮土，心中一動，待往旁邊，沿着那排矮松，貼崖馳下，還未及招呼身後的人，脚底突然一沈，耳聽藍妻回顧驚呼，還未聽清，人已陷落下去，原來那條土坡，由上到下，長達十七八丈，中間設着好些埋伏，并有翻板，下面均是藤蔴織成的密網，翻板往下一沈，人便入網被擒，多大本

領，也難脫身，再與同行勇士，全被擒住，餘人在上，自然急怒交加，正想上前搶救，下面羣苗，已紛紛喊殺上來，這裏再與藍山等，危機一髮，眼看全被慘殺，翠螺洲上，二女等人，也陷入了重圍，性命已在呼吸之間，比再興等所遇形勢，還要凶險得多。

三 毒蟻圍攻

原來金花秋菊，帶了幾個男女蠻苗，正照奴音所說，趕往森林，去救藍山，忽然遙望側面山坡疏林中，有一黑影，飛馳跳縱而來，當地乃是斜對湖口崖角，靠近東南崖的一片平野，中間坡陀起伏，多是石地，祇盡頭斜坡上，稀落落生着幾株大樹，二女自將翠螺洲田畝開闢之後，因見洲前，土地肥美，心想人多，這片平野，又易開墾，近日命人伐木斬草，又開出了大片土地，爲想等到月圓之後，把鬼頭苗之事辦好，人也到齊，再行大舉耕種，東南這面，石多土少，草木甚稀，先未留意，後見坡頂，平坦廣大，準備作爲練武之用，金花便是主持人，過時，想看昨日主人所說，鞦韆繩橋木橋之類，建在何處，反正順路，便往當地繞去，一見黑影跳動，心想此是何人，立定觀望，因在大白日裏，當地離翠螺洲，雖有一二里路，洲前兩岸往來耕作的人甚多，并沒想到會是敵

人，脚步剛停，那人來勢絕快，已快馳到坡下，其行如飛，相隔也祇三丈，耳聽同伴驚呼急叫，同時瞥見相隔樹中人影跳動飛馳之處半里多路的坡陀上下，斜掛着兩丈來寬，數十丈長的黑影，彷彿一股黑色泉水，隨着地勢高低，蜿蜒起伏而來，還未看清，接連兩道寒光，已對面打到，不是身法輕靈，差一點沒被打中，這才看出那黑影，正是以前所遇黑衣妖徒，一腿已跛，雙手拿有飛刀弩箭之類，邊走邊打，連聲怒吼，厲嘯而來，不禁大怒，一面縱避，一面拔刀取鏢，正待回擊，忽又連叫身後急呼，那是嘶嘶，還不快逃，就活不成了，聲才入耳，接連幾枝梭鏢長矛，和連珠弩箭，已由同行男女蠻苗手上，暴雨一般，發將出去，妖徒仗着事前有備，想用毒計害人，不料毒蟻發動太快，下手時稍爲疎忽，忘了看準地勢，心再一慌，連預藏的避免藥塊，遺失在小溪之中，所準備的防身油火，又被風吹滅，急切間無法點燃，身上又沾了幾個毒蟻，業已咬穿皮膚，快要入骨，害人未成，先遭報應，傷處痛癢難當，斷定凶多吉少，祇得忘命飛馳，順路先朝翠螺洲這面馳來，一見前面有人，連發飛刀毒箭，沒有打中，傷處越發痛癢，回顧蟻羣尙遠，忍不住停步，回手去抓，這幾個男女蠻苗，武功均極高強，手無虛發，妖徒閃避都難，何況停頓疏忽，略一分神，竟被一枝梭鏢，將腿打斷，倒在地上，金花已看出那黑色的波浪，乃是大羣毒蟻，來勢絕快，不知多少千萬，由東山崖下亂石之後湧

出，四五里長一段路，均被毒蟻佈滿，地已成了黑色，就這轉眼之間，相隔祇剩半里多路，來勢之猛惡雄大，從所未見，又像山洪暴發，又像一條極長極大的黑虹，貼地蜿蜒飛湧過來，那麼寬長一條地面，全被遮蔽，回顧同伴男女蠻苗，業分南北兩面，一路狂呼急喊，如飛逃去，洲這面耕作往來的人，全被驚動，彷彿天降大禍，紛紛驚呼亂竄，有的業已嚇得哭了起來，回顧妖徒傷重，不能起立，正由坡上滾下，口中還在咒罵，將殘餘的刀箭，朝前亂打，猛想起事已危急，洲前吊橋，不知已否去掉，不願再殺妖徒，回手兩鏢，也沒管他打中沒有，慌不迭往回飛馳，剛走不遠，便聽前後兩洲，發動緊急信號，并有響箭，一枝接一枝，相對曳空而過，中途回顧，大羣毒蟻，已漫山遍野而來，妖徒似未被那兩鏢打中，業已連滾帶爬，到了平地，後面大羣毒蟻，也和潮水一般湧到，遙聞慘號了幾聲，等趕到橋前，隨同各路逃來的人，飛馳過去，將吊橋拉起，立在高處，用望筒遙望來路，就窺歸途飛馳，沒有多大一會功夫，妖徒已成了血人，被毒蟻咬死，始而周身皆黑，密層層毒蟻包圍，時見血水由蟻層中浸出，跟着漸漸現出白色，蟻羣散處，轉眼成了一堆白骨，連衣服也被咬成粉碎，毒蟻先分兩路，南北并進，對岸橋邊，業已有了零星踪跡，三五十為羣，沿岸急馳，走得極快，似在尋覓生物，後面大羣，相隔還有半里，尙未湧到，那去往水雲洲一面的蟻羣，相隔湖口崖角，還有

二三十丈，不知怎的，迴波逆浪，突然反折回來，由此合成一路，齊往翠螺洲前湧到，蟻羣黑浪，業已湧到對岸，後面的尙未走盡，仍是一黑到底，對岸田野，東一片，西一片，到處都是，不知多少，廣大地面上，平添了好些黑塊，所種菜蔬莊稼，祇是毒蟻喜吃之物，轉眼啃吃精光，成了一片禿地，不消片刻，環着翠螺洲的大圈湖岸，都成黑色，蟻羣中似有指揮，動作極快，進退如一，先將翠螺洲團團包圍，都是頭前尾後，停立不動，另有許多小羣，分往各處田野中，啃吃草木，時來時去，彷彿輪流交替一樣，最奇是，廣溪上面，原有木橋連結，另一仄處，還有一座石橋，均被衆蠻苗過時毀壞，仗着人多手快，有的用刀斧匆匆掘斷，有的把石條推入水中，最仄之處，也有一丈以上，下面的水，又深又急，尤其是那仄的一處，終日急溜如箭，休說區區小虫，便是不會水性的人，也難渡過，本意將蟻隔斷，不料仄的一面，有一大樹，由對岸生根，伸向隔岸，離地頗高，毒蟻到了溪旁，爲水所阻，便沿岸湧去，竟由樹上越過，到了對岸，再落將下去，再行改道，後面的也似得到信息，事前分散，一點不亂，二女早已驚動，見此猛惡之勢，觸目心驚，同時又由望筒中看出，祇是散在對岸的牲畜牛馬，牽走不及的，均爲羣蟻所殺，始而到處驚竄，亂迸亂跳，不消片刻，便被毒蟻湧向身上，一任怎麼跳擲亂竄，逃得多遠，轉眼傷重倒地，成了一堆白骨，號叫悲鳴之聲，慘不忍聞，內

中祇有兩匹山羊，一犬一馬，由崖角往水雲洲那面逃去，餘均無一得免，鳳珠想不到蟻羣，這樣利害，越看越覺可怕，雖喜四面大水環繞，蟻羣無法飛渡，照此下去，蟻羣不退，果是討厭，就是退去，將來也是大害，心中好生愁煩，守到午後，蟻羣越來越多，對岸已無隙地，鳳珠早想好火攻之策，姬棠深知毒蟻利害，力主慎重，便沒有用，後來實忍不住，好在對岸樹林，相隔尙遠，這一帶石多土少，灌木野草甚稀，不致引起野燒，試將樹枝木塊，蘸了石油點燃，擲將過去，火到之處，毒蟻雖然燒死好些，但并不退，火一燒過，重又佈滿，由對岸起，以及大片田野，遍地皆黑，非但無法燒完，蟻羣反被激怒，越來越密，密壓壓堆了好幾層，往來進退，四處覓食，宛如波濤起伏，映着斜陽，閃幻着億萬點黑油油的奇光，看去越發驚人，起初火團，擲將過去，還能燒死不少，到了後來，竟似想出方法，這面火光點燃，聚在一起，還未發作，對面蟻羣，業已分散，奔馳絕快，晃眼都往兩旁避開，再擲過去，已燒死沒有幾個，等到奔往蟻多之處，這面重又佈滿，對岸的一見火光，便當時分散，但是決不退却，湖對岸相隔湖邊三四丈，本有一圈花樹，多半新近移植，蟻羣似因懼火，忽然奔向樹上，對面立時整整齊齊，空出三四丈寬一條湖岸，後面本是一片黑色，到了黃昏將近，也現出許多空地，用望筒仔細一看，所有樹木，都被毒蟻佈滿，伏在上面，并無動作，也不知是什用意，二

女看出利害，一面命人，將洲上環湖小樹野草去盡，生着一圈火堆，日夜換班，輪流看守，本意親身指揮，衆蠻苗均知這類毒蟻，祇一發現人獸生物，不將血肉吸盡，決不會退，照此形勢，還要曠日持久，不想出方法，將其消滅，萬難安枕，二女機智胆勇，全洲之主，關係重要，同聲勸說，此非三五日內之事，如何能够久持不睡，二女終不放心，最後商定，二女換班統率，姬棠是上半夜，覺着蟻羣太多，全洲男女蠻苗，不過百人，地面廣大，一個照顧不到，稍爲疏忽，休想活命，乘着蟻羣尙無舉動，命人就在洲上，打開地舖，輪流安眠，前面都生火堆，由自己帶了三十多人，環洲巡查守望，用盡心思，想不出除害之法，正在提心吊胆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偶然巡到洲東南，月光之下，由望筒遙望東崖上蟻羣來路，直達山坡下面，和湖口崖角一帶，業已現出大片空地，皓月當空，明如白晝，四外靜蕩蕩的，除却羣蟻蠕動，蘇蘇之聲，宛如繁潮而外，連點風都沒有，細看對岸湖邊，大圈空地，好似一蟻都無，再往前去，遠近樹上，却被蟻羣佈滿，地下也是黑一塊，白一塊，沒有日裏那樣繁茂，方想，此時如有一場大風，對面草木最多，祇將竿上樹枝，傾上石油，拋將過去，反正莊稼已被吃光，連根都毀，率性一場野燒，將其燒滅也好，偏是對岸一帶，草木不多，中間還有好幾百畝樹林，引燃之後，火勢必大，風力再猛，前洲大片森林，必全引燃，非但這裏成了一片火海，那縱橫

千里的森林，也難免於毀滅，烤也把入烤死，一樣不能活命，方覺顧忌太多，猛瞥見東南崖上，似有白影閃動，定睛一看，一個蓬頭散髮的怪人，好似登高遙望，一閃不見，立處正當蟻羣來路，竟不害怕，心想，妖徒均着黑衣，此人衣服，雖像鬼頭苗，但是這類苗人，無論男女，頭上都包着一塊白布，前額突起，不會蓬頭，好生不解，事已至此，隔着大片蟻羣，就是仇敵尋來，誰也無可奈何，念頭一轉，想起洲後，水面較仄，湖邊并有淺坡，雖有專人把守，並將相隔較近，容易發火的小樹，用火團點燃燒去，上面黑蟻，也被燒死不少，到底可慮，正要轉身前往查看，忽聽湖口崖角那面，有伐木之聲，並還有人張望，也是一閃即隱，退將下去，看去像是女兵裝束，暗忖這類毒蟻，祇見生物，必要殘殺，休說被他看見，不能活命，老遠便能聞出氣息，當時尋去，不得不止，性又凶毒殘忍，所過之處，無論草木房舍，全被咬成粉碎，這時如非發現人類，對岸早已成了一片童山秃野，眼前大片草木，均被吃光，遙望崖角湖口一帶的斜坡，照樣灌木蔥蘢，草樹繁茂，迎風搖曳，映月生輝，人影和伐木之聲，這裏均已發現，蟻羣爲何沒有尋去，對岸大圈花樹上的枝葉，也還尙在，是何原故，心正奇怪，忽聽春蠶食葉之聲，驟起如潮，勢甚猛惡，由各地遠近樹上傳來，祇當毒蟻吃不到人，改吃樹葉，急匆匆走了一圈，並無變故發生，防守的人均說，半夜仔細向對岸查看，空地上面，並無

毒蟻往來，以前蟻羣退處，宛如一片黑堤，齊整整將湖岸包上一圈，這時也都散開，樹上留不下許多，大都聚在樹下，這時常有咬斷的細枝樹葉，從上飄落等語，姬棠仔細一看，果然每枝樹上，均有枝葉，紛落如雨，心想，這類毒虫，最喜自相殘殺，遇見食物，拚性命亂搶，如何肯讓同類，月光忽然轉暗，鳳珠也起身趕來，仰望殘月西下，啓明星耀，業已離明不遠，力勸姬棠去睡，姬棠也知此非暫時之事，先睡的人較多，業已換班，終不放心，祇得答應同了衆人，睡在洲後崖頂懸床之上，準備一有警兆，便可驚起，一面把夜來所見，一一告知，鳳珠將姬棠勸走，自往各處，看了一眼，因水雲洲那面，從昨日被蟻羣隔斷起，雙方均有信號發動，以報平安，這時又有信號發來，鳳珠看出前洲那面，安全無事，祇請衆人，緊守待救，分明毒蟻尙未往攻，想起姬棠方才所說，正用望筒，查着方才怪人踪跡，隱聞伐木掘地之聲，由湖口崖角那面，隱隱傳來，好似人數甚多，方想他們在做什麼，目光到處，猛瞥見幾個女兵，立在崖角坡上，朝着自己這面，大聲喊叫，相隔太遠，羣蟻食葉之聲，越發猛烈，也聽不清說些什麼，恐被毒蟻警覺追去，忙發信號，令其速退，衆女兵已先退下，東方也現出曙色，等轉完大半圈回來，天已漸亮，曉色迷茫中，正打不起主意，也無求救之策，再說這樣多的毒蟻，人一走動，當時被他包圍，轉眼剩下一堆白骨，真比千軍萬馬，還要厲害，暗忖，今日

便是鬼頭苗六十年限期的末一天，月圓之夜，非大舉來犯不可，再興足智多謀，帶有多人，對敵無妨，萬一無意之中，趕來，水雲那洲面，如無毒蟻踪跡還好，否則，豈不危險，聽姬棠說，蟻羣雖然一到崖角，便自折回，好似前面有阻；但是這類毒虫，見縫就鑽，多高的山崖，均能越過，必是先見這裏有人，想要把他吃光，再往那面殘殺，早晚終非受害不可，心中愁急，命人取了一張紙條，寫好一信，綁在箭上，用強弓朝崖角射去，惟恐不能射到，又連發了幾枝信號，令速通知外面的人，早作準備，事出意外，別的意思，却難傳達，想起衆人所說，毒蟻圍身殘殺之慘，心正憂惶，無計可施，忽聽旁邊衆人驚呼，趕往一看，不禁大驚，原來就這天明轉眼之間，對岸蟻羣，業已佈滿，先前的見樹上枝葉紛飛，飄落如雨，不曾留意，那知羣蟻啃吃樹葉，別有凶機，等到落葉一多，便三五一羣，各啣着大小殘枝，有的啣着樹葉，潮湧而來，到對岸邊上，朝下吐落，因其爲數太多，又是一片死水，祇地底藏有噴泉伏流，與別處溪澗不通，並無出路，那些殘枝落葉，不能隨水流去，便由岸上羣蟻口中，紛紛飄落，另有一些身較長大的毒蟻，佈在對岸崖邊上下，遇見枝葉被石土掛住，便搶前用頭拱入水內，不消幾句話的功夫，對岸水邊的樹葉，越來越多，水面竟被飄滿多半，寬達好幾尺，浮葉上面，已有毒蟻往來奔馳，忙亂異常，隨同曉風，微微激盪，越佈越廣，再看對岸後面的蟻羣，

黑壓壓密層層，二次潮湧而來，聲勢萬分猛惡，吱吱喳喳之聲，喧如暴雨，似比昨日爲數更多，遠近樹木，均被暗光，和枯樹一樣，有的連樹皮，也被暗去，毒蟻大都啣有樹葉，或是三五十八爲羣，拖着一些細枝，波浪一般湧到，水面本來不寬，和濠溝一樣，將翠螺洲圍在中央，最寬之處，才六七丈，仄處祇得三丈，洲上地面却大，與水雲洲水大洲小，恰巧相反，照此形勢，不消多時，水面必要浮滿樹葉，毒蟻立時湧到，萬無生路，衆聲驚呼之下，姬棠已早驚醒，隨同鳳珠，往來指揮，一面在洲邊，多生火堆，想開出一條火溝，將毒蟻擋住，一面拿了火團火枝，朝對岸擲去，無奈地大人少，蟻羣祇管燒殺甚多，終不肯退，稍爲驚散，重又合攏，此散彼聚，勢更猛惡，鳳珠情急無計，便命人拿了竹竿，去往洲脚打水，一面用石塊土團，朝水中落葉亂打，羣蟻果然淹死不少，祇管水火夾攻，用盡人力，照樣前仆後繼，爭先搶來，湖水被衆人一路亂打，激起波濤，對岸大片浮葉，雖被逼開，內中一些零星樹葉，却隨流飄來，上面都伏有毒蟻，稍一疏忽，竟被上岸，見人就咬，等到負痛警覺，手足並用，連踏帶抓，將他弄死，已是周身血流，轉眼之間，連傷了好幾個，傷處又痛又癢，難受已極，總算發現得早，共祇數十個，當時殺死，無人致命，可是那隨流飄蕩，上浮毒蟻的樹葉，仍在來之不已，二女看不妙，重又命人，在竹竿頭上，紮好大團火把，蘸了石油，用火點燃，環着湖

邊，一見樹葉飄到，便用火燒，經此一來，方好一點，無奈人不够用，稍一疏忽，祇有一片落葉，飄近洲旁，立有毒蟻搶上，對面湖岸，業已湧起一片蟻牆，高出地面有好幾尺，衆人均要拿着竹竿，防備水邊飄來的樹葉，無暇兼顧，偶然二女氣極，抽空點了火把火團，拋將過去，雖燒死好些，並不濟事。風向又亂，焦臭之氣，令人頭暈心煩，更是難支，祇得罷了，這時水面上落葉殘枝，已快佈滿，幸風不大，又是往來亂吹，快要近岸，又被吹退，有的又被防守的人用火燒死，二女情知危機一髮，萬無生路，正在相對失色，往來奔走指揮，心力交敝，天光業已過午，眼看水面浮葉上，佈滿蟻羣，內有好些樹葉，均因蟻多壓沈，水面上到處都有淹死的毒蟻，包成團片，成羣飄浮，衆人全都心慌意亂，拚死相搏，石油的槽，偏在洲後，前面的人，取用不便，又用木桶抬來，中一健苗，沾油時，瞥見下面有一叢樹葉，隨流而來，已快近岸，看出毒蟻狡猾，爲數既多，並還相互咬結，約有三尺方圓一片，一時驚慌過甚，便將手中半桶油，往下潑去，旁邊也有兩人，正用火把，爭先下手去燒，不料石油見火立燃，轟的一聲，火光湧起老高，那些毒蟻何至萬千，吃石油一潑，已難活命，經火一燒，全成灰燼，內有幾點石油，浮在水上，被火點燃，化爲一團團的火光，隨流亂轉上一陣，方始消滅，姬棠忽然想起一事，轉身就跑，鳳珠見水面上浮葉蟻羣越多，離洲最近之處，祇七八尺，方想到

了一髮千鈞之時，祇有自殺，才免苦痛，忽聽人語喧嘩，抬頭一看，除環洲一大圈，好幾尺高的蟻堤而外，對岸六七丈外，已全現出地面，靠近蟻羣來路山坡，和湖口一面，如音同了衆女兵蠻苗，忽然趕來，正朝自己這面吶喊，手持火把，身前濃烟滾滾不知是何用意，相隔頗遠，地勢又低，看不真切，正聽命人高聲呼問，猛又瞥見一條人影，也是手持一根火把，由毒蟻來處，連縱帶跳，隨同火焰浮動，飛馳而來，先朝女兵那面撲去，衆女兵先似厲聲喝罵，忽然歡呼，雙方相見，說不幾句，那人便朝自己這面跑來，頭髮蓬亂，衣服已成破片，看不清面目，心想此是何人，怎會來此，莫非這麼厲害的毒蟻，他一人之力，會能退去不成，隨聽一聲急呼，甚是耳熟，心方一動，未及細看，又聽衆人驚呼吶喊之聲，忙往對岸腳下一看，原來對岸蟻羣，已全發動，竟和河堤制決，雪崩也似，共分兩路，齊往水中駛下，前鋒祇管入水淹死，後面的照樣爭先恐後，順流而下，轉眼之間，接成大小兩條蟻橋，那些毒蟻，淹死之後，都是互相糾結，密集一起，看去彷彿一兩尺厚，七八尺寬的黑橋，浮在水上，衆人忙用竹竿石塊亂打，無奈糾結太緊，好容易打碎，晃眼又被填滿，加上滿湖浮葉，聚滿毒蟻，離洲甚近，對面蟻堤，又似流水一般，往下傾倒，來之不已，火團打將上去，祇管殺死許多，終不縮退，就這舉目遙望之間，環着對岸，又添了十多條毒蟻黑流，眼看蟻堤越來越低，對岸蟻

羣，所佔面積越小，可是對面崖壁，直到水邊，和那大片落葉之上，均被佈滿，好幾丈闊的水面，都成了黑色，好似結了一層又厚又黑的皮，那大小蟻橋，還不在內，一羣連一羣，載沈載浮，一味往洲這面伸展過來，不知用什方法，互相連結，也不知蟻橋下面的，到底淹死沒有，上面蟻羣，越聚越多，加上那許多浮葉，分佈越廣，一任衆人竹竿石火，亂打亂拋，通無用處，稍一疏忽，毒蟻便延着竹竿馳上，衆男女蠻苗，被咬傷的，已有二十多人，用盡心力，也退他不掉，不到半盞茶的功夫，對岸那人，還未趕到，岸上蟻羣，已祇剩了薄薄一層，約有兩丈多寬一長條，十之八九，全都到了水裏，地方太大，衆人顧不過來，鳳珠手持兩根火把，往來指揮，領了衆人，拚命防禦，見洲這面，水面最寬之處，祇三四尺，仄的祇剩尺許，蟻橋隨同衆人火把石土，四面亂打，前頭剛被打散，後面的又潮湧而來，轉眼蟻橋必將兩岸連結，全洲的人，均遭慘死，那隨同樹葉零星飄來的，已有好些搶上洲來，衆人祇管撲打不休，無奈來勢猛惡，仍被咬傷了好幾個，好容易全數殺死，後面又有樹葉飄到，這大一片地面，共總一百來人，其勢不能兼顧，稍一疏忽，便受其害，正在心驚胆寒，手忙腳亂，無計可施，好些人均急得哭喊起來，鳳珠方想，我命休矣，忽聽旁邊，女兵驚呼，回頭一看，不知何時，一陣風過，將許多片浮葉，吹往洲這一面，上面萬千毒蟻，立時湧上，看去宛如幾條大小黑

色巨蟒，蜿蜒飛馳而來，內一健苗，首當其衝，慄不迭用腳亂踏，用手中火把亂燒，不料毒蟻，猛惡靈巧，腳剛踏下，兩腳紫血狼藉中，毒蟻雖被踏死不少，人身也被竄上好些，轉眼半身皆黑，便和方才牛馬牲畜一樣，痛得亂跳，身上毒蟻，越來越多，眼看倒地，成了白骨，鳳珠和衆人，見狀大驚，忙即閃避，方喝，衆姊妹努力，這類毒蟻，太已凶殘，殺死一個是一個，真個不行再說，話才出口，身上已爬上好些，當時鮮血四流，又痛又癢，鳳珠恨極，一面縱跳內避，用手亂抓，將其捏死，再拚一會，實不能支，便橫刀自殺，忽聽對岸急呼，姊姊快將這藥膏，用火點燃，毒蟻聞到就死，跟着，便有一團團大小白影，拋將過來，鳳珠先聽那人喊了一聲，便聽出是王翼口音，見那白團，落在地上，有的業已打得稀爛，看去好似一種灰白色的油膏，具有一種怪味，甚是辛烈，內一大團，打在自己腳邊，軟膩膩的，散成一堆，這時正有一股蟻流駛來，已快湧到身前，忽然往旁驚散，心中一動，覺着對岸喊了幾聲，打過二三十團藥膏，便無聲息，百忙中，往前一看，來者果是王翼，月餘未見，業已形銷骨立，不成人形，身上衣服，全都破碎，立在對岸蟻羣之中，旁邊放着一根塗滿藥膏的火把，和一個竹籃，蟻羣大部奔避，有的似被薰死，已不再動，可是王翼身上，也大半成了黑色，鮮血四流，却不顧命一般，把內中藥塊搶起，隔水打來，剩下一團，方始拿起滿身亂塗，看去已被毒

蟻咬傷，還在強掙，方才所見衆男女蠻苗，由妣音爲首，也各拿着同樣竹篋火把，趕將過來，地下一條條縱橫蠕動，向人猛撲的黑色蟻流，自從藥團落地，所到之處，紛紛驚散，齊往水中退去，眼前受傷的人，已有三十多個，洲後一帶，還不知怎樣，想起王翼之言，忙令衆人搶了藥團，去往洲後解救，一面命人焚燒，藥膏剛一着火，立發出大量濃烟，香氣更烈，烟起之後，蟻羣逃竄更急，齊往水邊飛馳而下，地面上到處都有黑點，用竹竿一撥，已不再動，知被藥烟薰死，端的來得迅速，去得更快，蟻羣晃眼退盡，鳳珠心中略定，周身傷處，却是痛癢不堪，一塊塊腫起老高，衆人也是如此，因蟻凶毒，一上人身，便往肉裏死叮，死也不放，急切間也捉不完，祇得各把上衣脫下，立在煙中，聽其薰死身上，再作計較，鳳珠想起姬棠剛奔往洲後，必是看出當地毒蟻上岸，事情緊急，不知是否受傷，正在耽心，猛瞥見前面水上，浮起一層彩色，大羣毒蟻，已到水中，忽然一陣風來，帶着一股藥香，下面蟻羣，還未搶上。上面殘餘的，還有大片，忽又爭先恐後，往水中湧下，耳聽吶喊之聲，再往前看，妣音帶了衆男女蠻苗，各點着一束塗有藥膏的火把，一字排開，做半弧形，向洲前走來，當頭幾個，一手拿起灰白色的藥團，似要投擲神氣，因這兩面一擠，下面蟻羣越多，似要貼着兩邊湖岸，和當中水面，往洲後一帶湧去光景，心想是何藥膏，這樣辟虫，聞到就死，那麼凶

惡的毒蟻，會這樣害怕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念頭還未轉完，忽見幾個女兵，手持火把，飛馳而來，老遠便喊，大家速往裏退，鳳珠料有原因，剛率衆人往裏縱避，還未問明來意，轟的一聲，紅光照耀，一蓬烈火，已似火龍一般，由洲後環湖湧而來，來勢比電還快，轉眼之間，全湖火起，綠黝黝火苗，由水面上突然湧起，環洲一圈的湖面，全被火光佈滿，耳聽羣蟻互相奔馳擠軋，蘇蘇之聲，宛如暴雨驟止，狂風之掃落葉，一片繁潮，環洲而過，轉眼悄無聲息，火光熊熊，高起丈許，有的已快平岸，對岸數十個男女蠻苗，在娒音秋菊指揮之下，已同聲歡呼，手持火把，搶將過來，各拔出身後芭蕉扇，環着湖邊，分頭朝那些殘餘的毒蟻薰去，但都不敢走快，有的毒蟻，似已薰死，不見蠕動，衆女兵稍爲走近一點，娒音便大聲疾呼，非要試出前面毒蟻已死，不許過去，火光之下，水面上蟻羣，業已燒成通紅，許多毒蟻，緊附兩邊岸壁之上，有的已被烈火燒焦，有那極少數，正當岸缺無火之處，還想搶上對岸逃走，上面蟻羣，受不住藥香煙薰，又和潮水一般湧下，正在上下衝突，湖中的火，忽然大盛，不燒焦也被烤死，鳳珠看出毒虫怕煙，勝於烈火，又將藥膏，塗在樹枝木塊之上點燃，拋往火中，不消片刻，兩面壁上的毒蟻，也全燒焦，中間王翼，業已傷重，跌倒地上，被娒音命人用套索，由蟻羣中，拖出三四丈，岸上殘餘的蟻羣，不是竄到下面，被火燒焦，也全薰死，一時藥

香石油，和毒虫燒臭之氣，和成一起，刺鼻難聞，幸而藥煙解毒，否則，人也暈倒，原來姬棠，因見水上浮火，猛觸靈機，想起後洲油泉，不顧多說，忙即趕去，同了營地防守的人一面拔去油塞，一面用鋤頭，把油槽臨水一面，開出一條缺口，使其流入水中，這時洲後蟻羣，也快過，石油入水，所到之處，蟻羣紛紛退避，越知此法靈效，既恐那一槽石油，不能灌滿全湖，又恐蟻羣退走，留在對岸，也是討厭，同時聽說，洲前蟻羣最多，業有大量結橋而渡，快要上岸，越發驚慌，忙命人將庫中盛油的皮袋取出，割破一口，傾倒湖中，再行發火，雖然一舉成功，不料忙中有錯，一不小心，地上流了不少石油，經火暴發，姬棠竟爲火所傷，幸而應變機警，倒地一滾，將火撲滅，滿頭秀髮，已燒去大半，人也燒傷，因還不知毒蟻是否退盡，恐鳳珠得信憂急，祇命人取來傷藥敷好，臥在床上苦熬，金花因被毒蟻咬傷，偶取藥膏一抹，因傷不重，居然好了一些，趕往洲後送藥，姬棠咬牙呻吟，想試一試，剛一塗上，姬棠便覺清涼止痛，忙代塗遍全身，果然痛止八九，想起前面諸人，受傷頗多，忙又趕往告知，鳳珠一試，也覺有效，立命衆人照辦，毒蟻已被衆人，連火燒帶藥薰，搜殺精光，油穴塞好，湖中火勢已止，天也將近黃昏，浮在湖中的蟻尸，和火燒過的劫，灰厚達兩三尺，一泓清波，已被佈滿，兩面崖上重疊糾結的蟻尸，約有尺許厚薄不等，環湖三四千畝方圓一大圍土地東

一片，西一片，到處都是紫黑色的死蟻，沈落水中的蛆，也有一兩尺厚，爲數之多，看去實在驚人；吊橋已被女兵放下，姍音欲奔，頓頭奔來，見鳳珠周身血流，一塊塊腫起老高，有的傷口，還附着殘餘死蟻，正在尋覓剝取，敷那藥膏，餘人受傷的也有好幾十個，不禁撲到身旁，大哭起來，鳳珠拉着姍音的手，剛想勸慰，姍音忽然驚呼，二娘如何不在，鳳珠忽想起離開發火，已好些時，姬棠怎的未來，未及發問，猛聽對岸王翼，悲聲慘號，哀呼姊姊，請見我一面，鳳珠早就看出他，通體血流，跌倒蟻羣之中，隔着一片水，對面衆人，尙在薰殺蟻羣，身又有傷，覺着藥膏有效，正打算命人往救，姍音等業已過橋奔來，聞聲心腸一軟，想往查看，剛問姍音，此人受傷頗重，藥膏甚靈，你方才救他，可曾敷上，能活命麼，說時，瞥見方才被蟻圍攻的健苗，早已周身皮肉狼藉，露出白骨，臉被毒蟻咬得殘缺不堪，死狀極慘，不是救兵快到，自己和衆人，也是不免，想起王翼，爲救自己，受此重傷，心方一酸，金花已在旁氣憤憤接口道，管他作什，時二娘爲火所燒，傷勢更重呢，鳳珠聞言大驚，進退兩難，略一遲疑，把牙一咬，忙往洲後趕去，見姬棠赤身臥在榻上，祇蓋一床單被，一身細皮嫩肉，連臉面都被薰黑，眉髮全焦，傷勢甚重，不由急得心抖，仔細查看，且喜敷藥之後，熱痛已止，火毒尙未攻心，正在慰問，忽一健苗跑來，說王大爺遙望夫人走來，一聲慘號，便

暈死過去，此時剛醒，想見夫人一面，死也甘心，鳳珠聞言，忍不住流下淚來。

四 悲歡離合總結全書

姬棠早就聽說，王翼冒着奇險，拚命來援之事，忙說，姊姊，我聽他們說，王大哥已難活命，姊姊你就原諒他吧，鳳珠慨然道，那個自然，棠妹好好保重，我去去就來，此時真個心亂如麻，今夜必有敵人來犯，我們的人，本來就少，累了兩日一夜，是否能夠應付，還不知道呢，說罷，匆匆轉身，往前馳去，還未過橋，便聽王翼悲呼姊姊，遙望人臥地上，正在掙扎着昂首哀鳴，忍不住膽口急呼，大弟保重，我就來了，詎罷，一路急馳，趕到對岸，王翼頭已伏倒，因衆人都忙着去見二女，無一在旁，似音先雖命人敷了點藥，衆女兵全都恨他，匆匆敷完，丟下就走，傷處又重，如何能支，鳳珠見他下半身，業已成了血人，面上雖然敷藥，被煙薰死的毒蟻，還在肉裏，滿面都是，加上激刺瘋狂，清醒時少，在森林中，和野獸一樣，奔竄多日，滿頭亂髮，衣服早就碎成條片，披在身上，越發污穢不堪，無復人形，此時半身側臥地上，看去慘痛已極，鳳珠想起好好一個少年英雄，英俊男子，祇爲一念自私，落得這般光景，又見他嘴唇顫動，還在呻吟，哀呼姊姊不止，知其轉眼必死，不由雙淚交流，急呼大弟，我在這裏，我此後

業已立志，仗着出身寒微，耕獵之事全非外行，決將這一生心力，爲遠近蠻苗中的苦人，求取安樂，決不會再嫁人，對於前事，祇蘭花非你所殺，我便原諒，盼你安心靜養，痊癒之後，和我們一起，爲衆人多出點力贖罪罷，話未說完，瞥見王翼：顛巍巍伸着一手，想拉鳳珠，口裏強掙說，我沒殺他，姊……：……，底下便說不出來，鳳珠見他一眼已瞎，祇一隻滿佈紅筋的獨眼，望着自己，快要突出眶外，神態慘厲，實在不忍，將手接住，正想勸慰幾句，命人抬往洲上醫治，覺着手被拉緊下墜，冰涼浸骨，同時瞥見王翼嘴角邊露出一絲慘笑，獨目已合，右手一摸，人已斷氣，傷處紫黑，浮腫老高，知道傷毒太重，自己共被毒虫咬了十來處，敷藥之後，雖然不痛，腫並未消，至今麻木，何況遍體鱗傷，體無完膚，知救不轉，悲傷流淚，嘆息了一陣，因當日夜裏，還有一場惡鬥，祇得命人抬往洲上，由自己領頭，周身洗淨，換好新衣，停尸屋內，準備過了當夜，再行安葬，因衆忙了兩日一夜，連飲食都顧不到，好容易將這一場大禍消滅，祇死兩人，和許多牛馬牲畜，雖有三十餘人受傷，都不妨事，漸漸腫痛消止，還是不幸之幸，等到打掃乾淨，將飯吃飽，明月已上中天，中間談起前事，才知如音自從發現蟻穴，聽姬棠說，死蟻不多，祇怕附近還有巢穴，便留了心，想起那日地震之後，石箱不在，心疑沈落地穴之中，又因前代妖巫製藥，妖巫常喜背人將各種靈藥和寶貴之物，藏

在地下，心想火起時，先後震裂兩穴，火勢往上，這類地火，下面都是濃煙，出口才燃，也許地下藏有大量藥塊，便尋到石箱，也有用處，立志尋掘，這日剛由泉眼旁邊，發現藥塊形跡，召集十來個男女蠻苗，剛剛零星掘出了些，石箱也被掘到，裏面製成的藥膏，雖然打翻，均未損失，正在高興，覓物存放，忽然接報，說有大羣毒蟻來攻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恐越崖來犯，隨接翠螺洲信號，速收吊橋，不許衆人上岸，又聽毒蟻滿山遍野而來，覺着所掘藥膏太少，決不够用，正打不起主意，秋菊忠心，帶人冒險往探，並將藥膏，綁在箭上點燃，射向前面，果然蟻羣落地驚退，內有好些，似被薰死，但是毒蟻太多，遙望衆人，守在洲上，並未遇害，正在惶急，奴首帶人趕到，恐毒蟻警覺，藥膏太少，被他湧來，休想活命，正令衆人連退，不料人多擁擠，內一男蠻，被灌木將腿刺傷，怒極一刀，將其斬斷，奴音在旁，見那斷處，冒出一點點的乳油，還有香氣，色香均與前煉藥膏相似，同時看出大羣毒蟻，就在坡下飛馳，無一走上，當時醒悟，命衆發掘，果然那些灌木的根上，均有不少球莖，正與妖巫前交藥物相似，並有大量油膏流出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蟻羣太多，藥膏還要煉過，才有濃厚香氣，忙率衆人發掘，生火熬藥，費了一日夜的功夫，煉成不少油膏，等冷之後，搓成團塊，雖聽妖巫說過，此藥專殺各種毒蟲，因未眼見，還拿不定，爲數也覺太少，打算多備一點再去，衆

女兵激於義憤，爭告奮勇，姁音無法，又見蟻牆高起，藥香過處，近處羣蟻，齊往洲那面逃去，便和秋菊商量，不許衆人急進，並防毒蟻散逃，以後難除，不久繁生，又來爲害，把衆人分開，先在中途，塗上一層藥膏，斷他歸路，然後環繞翠螺洲，緩緩圍攻上去，果然毒蟻聞到一點香味，便即飛逃，心方歡喜，祇當洲上諸人，隔水自保，還沒看出危險，後來遙聞洲上，驚呼哭喊之聲，才知不妙，忽一怪人，飛馳而來，老遠便喊，我是救兵，不要誤會，手上拿一藤條，穿着許多藥團，業已被水泡濕，見面竟是王翼，衆人因前面還隔着大羣毒蟻，就有藥膏煙薰，一個向不對，被他竄上身來，仍難免死，一聽王翼自告奮勇，說往對岸，拋擲藥膏，衆人正想不起如何把藥送過，相隔三四丈，常人也拋不過去，何況岸上，還有毒蟻，便依了他，王翼見衆人，藥膏新鮮，又是小團，用籃裝好，便將藤放落，拿起便跑，王翼原は無意中，竄往一處石洞裏面，忽然清醒，瞥得人聲，隱身窺探，才知地上乃是兩山交界，妖徒和幾個鬼頭苗說，想仗着森林邊界地洞中所藏藥膏防身，發動毒蟻，把衆人一網打盡，鬼頭苗共是三人，正告妖徒，女王當夜就要進攻，不可如此，妖徒厲聲力爭，轉身就逃，人已過界，鬼頭苗不會追上，王翼却被發現，攔住苦鬥，王翼連用毒刀，將三苗殺死，正追妖徒，忽又發瘋迷路，刀也遺失，隔了一夜，忽然清醒，一路情急亂竄，居然尋到蟻穴，先見毒蟻太多，

不敢過去，後在左近水溝中，發現妖徒走時遺落的一根長藤，上穿藥塊甚多，先聽妖徒說過，知道用法，便趕了來，見翠螺洲已被圍，認得秋菊，便趕過去，來路較高，看出形勢危極，匆匆一說，便不顧性命，搶往水邊，這時毒蟻，業已上岸，稍緩須臾，鳳珠決不能保，經此一來，雖然轉危爲安，王翼却送了性命，衆人談起，正在慨歎，鳳珠心料敵人來時，必在子夜以後，已令衆人，子前起身，去往水雲洲前埋伏，眼看月影西斜，天已不早，非但森林和地道中，一點動靜沒有，便再興也未派人前來，好生奇怪，暗忖此去殺人崖，無論走那一面，至少都要兩三個時辰，非到子時，不能過界，看這形勢，祇恐敵人，另有密徑，便令衆人，分頭埋伏，一面命人保護姬棠，自和奴音，帶了幾十個男女蠻苗，去往森林前面，埋伏守候，眼看子時已過，水雲洲這面，未經蟻禍，浪靜波平。月圓花好，佳木繁陰，四面靜悄悄的，不聽一點聲息，正在盤算時刻，心忖緊張，忽聽號角之聲，由翠螺洲這面，遠遠傳來，聲甚洪厲，與小金牛峒所聞不同，森林這面，却是聲息皆無，想起角聲正在翠螺洲東南，聽去聲勢浩大，妖徒和王翼，便由這面出現，林邊石穴中祕徑，始終不會尋到，可見敵人來路，是在東面崖下。亂石叢中，姬棠傷重病臥，先沒料到敵人會由翠螺洲那面偷襲，恐有失閃，忙令衆人，速往應援，一面急告奴音藏起，帶了衆人，便往後面趕去，剛到崖上，奴音忽由後面追到，一

面將所戴面紗頭套揭下，將那形似獨角之物，藏在胸前，邊走邊說，好娘娘，我見姊姊來信，盤算了一夜，祖母之言，果然有理，我如回鄉，必將這終年套在頭上，不能與人對面，又重又討厭的神符面網去掉，如其不能，便跟二位娘娘一世，不回去了，鳳珠因鼓角之聲越近，本就人少，又被毒蟻傷了好幾十，心中愁慮，也未聽清，回顧奴音，將網套取下，現出滿頭秀髮，看去越發嬌豔，知他前王親族子孫，遇見敵人，便難活命，當他怕死，想起以前兩次勸說，非恨頭上獨角，不肯取下，問都不願人問，當此緊急之時，竟自取下，方覺可笑可憐，人已奔到湖口崖角之上，瞥見東南樹石叢中，業有白衣敵人隱現，翠螺洲上，留守的人不多，已將吊橋拉起，一枝接一枝的響箭信號，相繼往來路飛去，看出敵人不多了，也未奔來，祇在石樹叢中跳動吹打，鼓角之聲甚急，正要招呼衆人，迎頭殺去，奴音忽然一把拉住，手指胸前，低聲急道，好娘娘，身邊發亮的，是什麼東西，方才我沒敢問，此時越看越像，如是神金，快些取出，交我藏起，否則，這東西如在外人手中，便成他們公敵，來勢和那毒蟻一樣，你多大本領，也活不成了，鳳珠本將神金祕藏洲上，當日爲了事情緊急，換衣時想起，背人取出，藏向胸前，以防遺失，不料衣服單薄，金光隱隱外映，奴音見了，先已生疑，還拿不定，上崖時，鳳珠往上一縱，無意中被神金觸痛，方才傷處，往旁推了一推，奴音本就留心，眼睛又快，見

那發光之物，果是大小兩條，繫在鳳珠胸前，不禁大驚，知道鬼頭苗，看得神金，比命還重，如被發現，不論來人多少，定必羣起拚命，專向一人夾攻，前仆後繼，如不敷數，將人擒到，還要毒刑拷問，受禍更慘，自己如能要過，非但鳳珠無事，還可用作緩兵之計，支吾些時，匆匆不暇多說，慌不迭告知鳳珠，一面說那用處，鳳珠心想，本他族中之物，事已緊急，忙即解下，遞將過去，一面率衆上前迎敵，一面發出信號，令衆緊守洲上，保護姬裳，不可妄動，趕到坡下，回顧如音，不曾跟來，心疑拿了神金逃回，又覺此女，天性純厚，方才還說，同共生死，不會在這急難之中逃去，念頭才動，人已趕到東山坡上，遙望相隔半里，疏林野草之間，現出二十多個鬼頭苗，都是頭帶獨角，白衣短裝，女的還帶着一付面網，立坐地上，拚命敲打皮鼓木梆，狂吹號角，見人殺到，直如未見，鳳珠久經大敵，深知蠻苗風俗，心疑有詐，又見對方人少，雙方本無仇怨，鬼頭苗人多，妖巫師徒已死，如能講和修好，兩不相犯，實比互有傷亡，要強得多，便命衆人暫停，令秋菊同一勇士，去向對面一個手持白旗，像是頭目的女苗詢問，與之講理，問其何故來此侵犯，請爲首酋長，上前答話，秋菊見面一說來意，對方竟似不聞不見，祇管拚命吹打，目注來人，一言不發，秋菊機警心細，聽出附近地上下，均有人聲響動，又密又急，危崖那面，也有響動，料知來人甚多，忙即忍氣退回，剛和鳳

珠見面，說不兩句，二十多枝矛弩，已隨鼓聲歇處，由敵人方面飛來，雙方相隔，祇得十多丈，雖是虛聲恐嚇，除幾枝長箭外，均在半途墜落，敵人之意，可想而知，鳳珠面向敵人，見敵人發完一排矛矢，便連縱帶跳，狀類瘋狂，狂呼歡嘯起來，知其立意爲敵，無可分說，不禁大怒，但因來勢難測，姒音偏未跟來，正命衆人，小心戒備，分出二十多人，先將來敵擒住再說，不是萬不得已，不可殺死，秋菊忙說，敵人甚多，好似都在那面地底，和危崖後面，鳳珠方答，我早料到敵人甚多，你們須要小心，話未說完，忽聽翠螺洲上，發出緊急信號，回顧姬棠，業已負傷出來，正在指揮，洲邊似有白衣人影閃動，爲數甚多，心中一驚，待要命人往援，又聽前面森林那面，也似有多人殺到，喧嘩呼嘯之聲，隱隱傳來，事前不曾接報，料知各路防守人，已爲敵人所殺，兩面受敵，敵人如此利害，再與那一路，也極可慮，憂急無用，祇得傳令，照連日預計，沈着應戰，暫時分途接應，不可慌亂，令才發出，去探的人，還就轉身，先聽前面上空，金鼓齊鳴，抬頭一看，對面崖頂，忽然湧上好幾十個敵人，當中一個中年女苗，旁邊分立着數十個男女勇士，內有五面銅鼓，正在急播，另有兩人，手持令旗，朝下揮舞，口吹金角，上下相應，震撼山野，勢更驚人，知是女王親自殺來，登崖指揮，下面敵人，必不在少，相隔又高又遠，這原是同時發生，轉眼間事，鳳珠正想用什方法，將這奸王

擒住，緊跟着震天價一聲吶喊，轉身一看三面均有敵人湧現，前後皆敵，爲數有好幾千，各用弓矢長矛，注定自己這面，翠螺洲業被團團圍住，各用生硬蠻語漢語，同聲吶喊，獻出神金，和前王全家親屬，丟下兵器，跪伏免死，一步一步，作出引滿待發之勢，目注自己，緩緩逼將過來，滿山遍野，到處都是這類白衣敵人，竟不知那裏來的，最近的一面，相隔已不過五六丈，再看崖角那面，也有大羣湧敵人到，順坡而下，來勢更急，爲首幾個白衣人，內有兩個，頭上均未帶着獨角帽套，並有好些別族蠻苗在內，匆促之間，也未看清，方想隔崖的人，必已慘敗，照此形勢，寡不敵衆，分明凶多吉少，當時怒火上衝，剛怒喝大家分頭迎敵，與他拚了，末一句話，還未說完，側顧崖角吶喊之聲，越發猛烈，敵人金鼓忽止，來敵已與側面迎敵的女兵相對，不知何故，並未交手，反到同聲歡呼，合成一路奔來，自己這面，好些男女蠻苗，也在相繼歡呼，爲首幾個敵人，業已趕到，內中一個，留在後面，手捧一物，金光輝月，甚是強烈，後面的人，約有好幾百，多半拿有燈筒，齊指這面，似有自己在內，到了前面高處，忽然停住，祇爲首三人，飛馳而來，離身已祇兩丈，歡呼之聲，震撼山野，似聽來人連呼姊姊，定睛一看，原來這爲首三人，正是再興藍山，同了另一女苗，再一回顧，所有敵人，已全拜伏在地，自己的人，正由對面高地叢中，搶將過來，敵人鼓角之聲全止，對

崖奸王，似在暴跳，兩個持旗的，還在朝下吶喊亂揮，五面銅鼓，祇有兩人，還在零亂敲打，已不似前起勁，餘均無聲，這樣危險緊張的局面，忽然大變，料已轉危爲安，邊聽再興告知來意，命衆勿動，四下觀看，見奸王先尙怒吼暴跳，崖後忽又擁上二三十人，爲首一個，大聲說了幾句，奸王立時呆坐石上，不再言動，新來的人，朝他拜了兩拜，便同分立後，再朝崖角這面一看，高坡上面，坐定一個老女苗，手捧玉盤，前見發光之物，乃是大小數十條神金，分插盤中，老苗坐在山石之上，姁音重又戴上帽角面紗，回復原來打扮，在老苗身前，席地而坐，方才耀武揚威，轉眼就要發生凶殺的那多強敵，全都拜伏地上，每面各有兩三個女苗，恭恭敬敬，走到姁音面前，雙手交叉，拜了幾拜，雙方問答不幾句，來人朝玉盤上神金，仔細一看，重又拜了幾拜，飛馳回去，手上各拿有一根金的牛角，回到原處，一同吹不幾聲，跟着又似狂潮一般，起了一陣歡嘯，羣苗重向姁音這面，禮拜起來，鳳珠聽再興一說，才知再興昨日被擒之後，還有幾個同去的勇士，見勢不佳，忙即逃走，被羣苗追上擒回，祇有兩個，逃了回去，各地埋伏的勇士，聞報大怒，立時跟踪追去，無奈這條路，險阻萬分，往返費時，黃昏後方始尋到，未到以前，猩人情急救主，也被羣苗用藥草迷倒，綁在台上，前王得知此事，不以爲然，又問出是小金牛峒來人，越發不願結仇，無奈那些男女老苗，多年患難相從，

均想滿了年限，回享富貴，恨極藍山，遷怒再興，先定明日午後，奸王如無信息，便全燒死，前王力言奸王如不肯和，自身尚且不保如何害人，羣苗却說，殺死來人，可將對方激怒，爲奸王樹敵，固執不肯。鬼頭苗遇事，表面上都從衆意，前王平日又常喜說，人民爲重，以少從多，一旦回去，還要把十年一次的王室尊榮，公之於衆，其勢不能違背衆意，見衆口一詞，一面延宕，一面以理力爭，再與一見神金，早就動念，中計被擒，急怒交加，祇覺對頭不可理喻，問話又都不答，祇得忍氣，一面暗想生機，到了次日下午，綁上神壇，見藍山哭喊悔恨，不該害了恩人，忽然想起，昨日所聞，好些未解，反正無救必死，無須隱諱，便問藍山，因何被綁，藍山才說，當初在森林樹穴中，得到兩條神金，後與藍妻相愛，羣苗不許，無意中得知尋取神金之事，因有情敵作梗，一時粗心，不曾問明失金數目，以此要挾，婚後才知還差兩根，苦尋不得，才有今日之事，再興聞言大喜，忙說那兩根神金，現在翠螺洲，藍山夫妻，正自驚喜，前王恰將羣苗說好，祇肯雙方合力，對付奸王，不傷別的同族，到時由他拚捨老命，除此大害，便可講和，連藍山一同釋放，及聽神金尚在，剛剛夠數，又問出未來新王，愛孫奴音，也在那裏，因藍妻祇知有一同族姊妹，在妖巫門下，拿不准是誰，幾次想往探看，均未得便，雖請鳳珠，不要殺害，既未想到那是未來女王，失蹤三年的妹子，藍山又恐鳳珠，

萬一誤傷，無法交代，想等見人之後再說，陰錯陽差，一旦說明，全都喜出望外歡聲，雷動，跟着，又接奸王那面，乘着進軍，逃來的人報知，說前去勇士，已被囚禁，凶王因知前王人少，道路險阻，不似水雲洲崖前後，到處都有地道。另有一路，可通東山崖，如由洲後偷襲，便可將洲上的人，一網打盡，欲爲妖巫師徒報仇，已定當夜殺來，另分一路，包圍當地，報仇之後，再來夾攻，前王立時傳令，準備起身，由森林祕徑，往水雲洲趕去，另分十個健苗，和再興手下二十個勇士，照來人所說途徑，當先趕往東山崖後埋伏，等奸王上崖，再行搶上，分配停當，天已近夜，正請再興，往選勇士相助，衆蠻苗恰好趕到，前王說時還早，分別犒勞之後，向衆聲言，不成無歸，連幼童也同起身，趕到當地，由再興等，搶往前面，通知防守的人，不要先發信號，以防打草驚蛇，打算搶在前面，見了二女，商計夾攻，及聽衆人被毒蟻包圍，受傷頗多，雖已轉危爲安，心終惶急，忙催快走，那知奸王，驕狂任性，早已動身，差一點沒有誤事，剛出森林，便聽鼓角之聲，連忙當先趕去，一面招呼全洲的人，不要誤會，奴音拿了神金，正想緩兵之計，一見前王，率衆趕來，立將網套帶好，合成一起，匆匆問知前事，喜出望外，鬼頭苗行軍，進退指揮，均由金角發令，前王一面隨衆往洲後趕去，一面把奴音兩根金條插向盤中，湊成整付，捧在手上，一面發出角聲，表示前王復位，羣苗在奸王

暴政之下，本已恨毒，全爲尋取神金而來，一見前王現身，雖未見過，小時都聽大人常說，見神金被前王捧在手上，映着月光金光閃閃，又聽角聲，料無虛假，雖有少數奸黨，見衆拜伏，回願崖上好王，已不再叫囂，也祇得隨同拜伏在地，後經推人見王，看明神金無缺，更是高興，當初奸王母女，原是代理，日前見有人來求和，又說了許多狠話，不料弄巧成拙，自投羅網，所有羣苗，全都倒戈，跟着，前王便請主人相見，再三稱謝，並說來時聽再興之言，受了感動，以後非但雙方和好，親如兄弟，並還要學主人的樣，公平和氣，將危害多年的制度，設法廢去等語，一場大凶殺，就此烟消雲散，前王見人太多，恐擾主人，堅不肯留，一面令姻音，拜二女爲母，率領羣苗，拜謝相助之德，一面命當夜來敵，將那許多山石遮蔽，和絕壑邊上的數十處祕徑入口，分別指明，約定日後相見，方始告別，奸王也未上綁，奸黨兵器，已被羣苗搜去，由數十個男女健苗，前後防備，隨同前王祖孫，仍由東南嶺道，從容撤退，自往惡鬼峽，當着兩族人，公判不提，再興早見姬棠，扶病起來，二女身都有傷，愛妻火傷更重，奸生憐愛繞心，人走之後，把帶來的人，分別頓同到洲上，天已大亮，再興問知前事，以及未來打算，與安樂的遠景，奸生驚佩，鳳珠嫣然笑道，我如不是幼隨先父，奔走江湖，受盡辛苦艱危，又是從小隨父躬耕，生長農家，對於開墾之事，也不會想得這樣周到，樣樣

拿得起來，自己做了人，還幫助你成功，照此形勢，你那將來事業，不消數年，便可如願，你王大哥一念之私，落得這般下場，蘭花更是冤枉，我少時將他安葬，便準備做一世的農夫了，你夫妻本極恩愛，此後還要共同努力，不應再有偏見，你是我的好兄弟，你意如何，再與見姬棠，斜臥牀上，雙手全焦，滿臉烏黑，一雙眼睛，正望着自己，以前容光，已不知去向，越發心生憐愛，慨然答道，自從大哥成了瘋人，我已醒悟過來，盤算了多日，我實對不住棠妹，不怕姊姊見笑，先已決定，事情一完，便借跳月盛典，正式舉行婚禮，不料他會受此誤傷，使人心痛，祇好等他傷好之後，請姊姊出面，參用漢苗禮節，爲小弟夫婦，主持婚禮吧，姬棠原因勇於任事，見勢危急，親出指揮，不料逢凶化吉，丈夫趕來，大難全解，心中高興，忍着傷痛，勉強掙扎，見丈夫問了幾句傷勢，便祇願談話，好似不大注意自己，心有成見，想起以後面目薰黑，成了醜鬼，心正有些發酸，聞言驟出意外，再見丈夫把話說完，便向身前走來，滿臉都是愁急憐愛之容，不禁喜極流淚，幾乎暈倒，再興連忙將他扶臥枕上，情不自禁，正在溫言慰問，忽想起鳳珠在旁，面上一紅，忙即回顧，人早走出屋外，祇見一個背影，往對面房中走去，隱聞笑語之聲，似令秋菊準備後日重新耕種之事，略一尋思，便在外床陪着姬棠臥倒，二人均是疲極，談不幾句，便心穩神安同入了夢境。

（本書完）

一九〇五年六月出版

黑
螞
蟻(7)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
者
還
珠
樓
主

發
行
人
張
瑛

發
行
所
廣
藝
書
局

上海山東中路128弄203室
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經
售
處
國
內
外
各
大
書
局

總
發
行
所
三
七
九
弄
二
號
廣
藝
書
局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4.5

